

文 学 新 刊

# 迷 霧

宗 徒 司



上 海 永 祥 印 書 館 刊 行

20



25-00

上海書報印務  
 有限公司  
 售價 0.20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迷霧

短篇小說集

司徒宗

版初月一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霧 迷

著 宗 徒 司

人 行 發  
鎮 安 陳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承  
號〇八三路州福海上

者 刷 印  
廠 刷 印 館 書 印 祥 承  
號八三二路陽咸海上

編 主 泉 范

刊 新 學 文

版 出 期 分 冊 六 集 每

第 一 集

第 二 集

迷	霧	司徒宗	浪	花	范	泉
春情曲	(小說)	歐陽翠	昨	日	(小說)	司徒宗
綠的北國	(散文)	范	銀	字	集	(雜文)
孔另境	泉	世紀的孩子	(新詩)	朱維基	吳	天
庸園集	(散文)	吳	天	衣冠禽獸	(戲劇)	顧仲彝
子	夜	(戲劇)	顧	仲	彝	
娣	娥	(戲劇)	顧	仲	彝	

本 書 實 價 元

# 目次

復活	(一)
效果	(一四)
一顆圖章	(二四)
散席	(五)
飛機	(六五)
迷霧	(八一)
俊記	(一三六)

## 復活

一、二、三、四……接下去是一個「五」字，「五」真是一個不祥的數字。三個月來，林源君自從任了××小學五年級級任以後，最怕自己的耳朵接觸到「五」字。然而「五」字會不客氣的常常在辦公處打圈子——一個孩子掛着眼淚哭到辦公處：

「嗯，大學生打痛我的頭！」

「誰呀？」三年級的級任接下去問。

「嗯，不知道。是五年級裏的！」

又是一個「五」字。林源抬起頭來對着那孩子一看，一雙充滿淚水的眼睛似乎正對他投視。他像聽到那孩子的心裏在說：「哼，你林先生是五年級的級任呀，你不會管，讓去學生子來欺侮我小學生子！」

像一支箭射中了自己的心，幾顆汗珠冒上了林源君的鼻尖。他感到自己太沒有力量，對一級孩子簡直有些束手無策。他又記起人家說過的幾句話：「你還是一個大孩子呀，剛剛離開學校的大孩子，怎麼能夠管理一羣小孩子呀！哈哈……」

正是一陣笑聲。他身子一顫，再抬高眼睛的時候，哭喪着臉的那個三年級的小孩子已經不見了，每一個同事的臉上都掛着一個笑影。十幾雙眼睛集中在他的身上，慣說笑話的王君已經走到他的身邊：

「哈哈！真是，五年級的流年不佳！是不是，林先生？」

「不是的，」正在喝白開水的張君插進嘴去：「我說這是五年級的吵運亨通！哈哈！……」

「……」

一連串的「五」字。每一個「五」字都變成一枚針，都向着林源君的心窩刺去。他想要逃出辦公處去，他想要像三個月前做學生時代一樣的回諷幾句，然而在此刻的林

源君都成了不可能。鼻尖上冒出了更多的汗珠，無目的的扯開了嘴跟着笑起來。

沒有笑的人有兩個。一個是校長先生，正鐵青着臉孔在發呆。另一個，就是林源君的心裏認爲唯一的知己朱紹梅先生。朱紹梅，在林源君眼光裏真是偉大的人物。雖然還是一個年紀挺輕的女子，但是在他面前顯得特別莊重。人家在嘻笑的時候，她總是低着頭在批改簿子；最多也不過偶然抬起頭來向林源君溫柔的一瞥。在這一瞥裏，含有特別的滋味，多少有些可憐人家的成分。林源君往往會因此而得到了安慰。像見到了遠在百里外的母親，像是在沙漠中得到了一點清泉。然而他却始終沒有跟她談過一句話，就是連正眼看一下也覺得有些心跳。

「啊啊！我總得跟她談一句話，只要一句，表示我一點感謝就夠了！啊啊！天呀……」真的，林源君決沒有別的用心。林源君只有感謝。在受了委屈的時候如果沒有她溫柔的一瞥，就會像孩子失掉了母親的撫慰一樣，她成了林源君的母親，不是聖母！林源君頗想倒在聖母腳邊，求保護，求指示。然而沒有這麼一天的到來。



在耳際似乎響過了一陣鐘聲，遙遠得像從山谷裏傳來似的。四週一下子清靜起來。林源君記不起這是到了什麼時候，有些像孤燈下依偎在母親的懷裏；有些像三年前的山林間闊步；更有些像憧憬着的那個壯烈的場面過了後的溪邊小息，仰看那白雲青天，腦海裏是一個深切的期待。——期待，林源君真的應該有一個期待的。

動亂中離開了家鄉的一所中學，用母親的私蓄到了上海。時光已飛逝三年。母親的私蓄完了，父親永遠在窮困中掙扎。要在家鄉找個把小差使是容易的，父親這樣對林源君說過；然而母親依舊用了眼淚把他送離了家鄉。

「這裏不是年青人住的，」母親說：「小小的年紀還是到外邊去吧！」

母親希望兒子平安，希望兒子在一個比較安寧一點的地方有口飯吃；兒子也願意暫時做一些應該做的小事情。到了某一時候，再去呼吸更自由的空氣。是這樣的決定：用一顆孩子的心去親近一下孩子吧！可是，誰料得到呢……

林源君深長的歎了一口氣。正想再去找尋那溫柔的眼光，纔發現辦公處已經沒有

一個人忽然意識到這是已經到了上課的時候，不禁起了一陣戰慄。正拿起了教本，校長已經鐵青着面孔走進來了。

「林先生，五年級的教室裏在打架呢！」

趕緊衝出辦公處，恰巧迎着掛了眼淚的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搶着說話，幾乎當了林源君的面前又打了起來。校長跟在背後，給了兩個孩子十下手心，纔沒有了聲音。可是林源君的鼻尖似乎有些酸意，他似乎感覺到自己太沒有能力。撫摸孩子的頭頂，像過去母親撫摸着自己一樣，默默地說不出話來。校長却在背後送來了一聲歎息。

下了課，踱回辦公處去，裏面正有一個高喉嚨在喊：

「這樣上課真吃不消，隔壁五年級的教室像茶店！」是張君的聲音。

「總得有個辦法，校長！」王君似乎說得很嚴重。

當林源君的影子出現在辦公處之後，一下子再沒有人接下去。而王君已經很輕鬆

地笑到他面前：

「哈哈！林先生，辛苦！辛苦！」

辨不出什麼味兒，林源君只好跟着笑了一聲。一雙溫柔的眼睛就在這個時候又瞥到了他。他感到一點安慰，然而他更感到人與人之間的奇妙。爲什麼當自己的眼光射到她身上的時候，又覺得這麼冷冰冰的看不到一點溫暖！尤其是王君對他的那種哈哈的笑聲和同事们嘴上常常掛着那個「五」字，更使他莫名其妙。說有什麼目的吧，却一點痕跡也看不到，三個月前的初會和三個月後的現在還是一樣，客客氣氣。要說他們無意吧，恐怕……

林源君有些想不下去。

就在這個晚上，校長約林源君作個談話。

「林先生，你是知道的，你是初做小學教師，我原諒你。但是你總得多學習一點！」紅雲浮上了面頰，鼻尖上又冒出幾個汗珠。心在胸膛裏砰砰的跳動，像一個初犯罪

案的囚徒當了法官的面前，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校長在他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繼續着說下去：

「學習，年青人總應該的！對不對，林先生？」

這真是一個難回答的問題。林源君覺得自己並不是不在學習。怎樣教書，怎樣批改簿籍，他在三個月裏已經學得了許多。所學不會的怕就是像王君那麼的會笑和怎樣使學生一下子不再鬧起來，但是他覺得這些也正在努力學習呀！他沒有把這些說出口來，只是點了點頭低幽地說：

「是的。請再給我些時間！」

「哈！」校長笑了起來。「三個月了呀！一級學生還是這樣的混亂！我老實告訴你，」收斂了笑容，一下子又青了面孔。「學生已經派代表到我這裏來說過了，他們嫌你不會教書，他們要求換一個先生呢！」

像當頭潑下一陣冷水，也像身子墮落在冰窖裏，渾身起了一陣痙攣。只是鼻尖上的

汗珠似乎更多了。眼睛不敢看到對方的臉上，低了頭在注視着地板，想要從地板的縫裏去找尋一點什麼理由似的。

校長却又接下去說了：

「我當然不會聽孩子的話。可是，你自己總得明白！同事們也在對你不滿呢！就是那個蜜司朱……」

「蜜司朱」像一個雷響在林源君的耳邊。眼光立刻從地板上移到校長的臉上，喘着氣急急地問：

「怎樣？蜜司朱？」

「沒有什麼，」校長又微笑着說：「不用急！她也不過說了一句林先生不會教書！」林源君的眼前似乎起了一陣昏花，身子也像支持不住的樣子，趕緊倚到了桌子上。完了，什麼都完了！原來是這麼一個聖母！那溫柔的眼光，那同情的注視，後面竟是這麼的殘忍與冷酷！

校長似乎懂得他的心情似的，用慈母般的口吻說：

「她原是一個不正當的女子，一味在外邊東奔西跑，不知道在幹些什麼。我也不會把她的話認真的。不過你呢，總得……」頓了一下，又拍了拍林源君的肩膀：「我是好意，所以肯對你說，你總得向王先生他們學習學習呀！」

「王先生他們沒有說我什麼嗎？」

「他們當然不會說什麼的。即使說，也是爲了學校的好，爲了你的好——好吧，總之一句話，五年級要你負責的呀！」

又這麼的在林源君的肩頭一拍，校長走了。

林源君像失去了什麼，又像得到了什麼。望着校長的身影，雖然滴下了兩點感激之淚，然而空漠之感總似乎填滿了他的心胸。額角是火燙的，全身却又似乎在冷戰；他趕快躲到了辦公處上面的閣樓上，把被夢住了頭。

在床上，他想到了很多。他想到了母親，含了淚送他到門前的情景；他想到蜜司朱那

溫柔的眼睛；他也想到眼前的生活；更想到有一個機會讓他走到更自由的地方。這機會總會有一天來的，因此眼前這個過渡時期就得更忍苦的維持下去。他爲了使人家滿意，他決定忍受和學習，他決定向同事王君那裏去學習那哈哈的笑聲，那管理學生的方法……他帶了兩顆眼淚走進夢鄉。

下一天他的全身雖然有些說不出的不舒服，可是他還是掙扎着起身。他吃力地笑着，笑得和王君一樣；他開始用自己的手打了學生；雖然心頭似乎有針在刺痛，然而學生竟真的安靜了許多。更有一個一級中最優良的學生特地站起來說：

「林先生，你現在纔會教書了。像過去，就是王先生也常在我們面前說你不會教書呢！」

「王先生？」

「是的。」

「朱先生吧。」

「不，朱先生不談這些，朱先生只會講時事！」  
腦海裏有些糊塗。可是那孩子又接下去說了：

「小孩子一定要先生打的，媽媽這樣說過，王先生也這麼說過！」

旁邊有幾個孩子狠狠的對說話的看了幾眼，然而那說話的却微笑着滿意的坐下去了。

現在校長的確比較滿意些了，因為假前的二個月大概總可以勉強的安穩過去；而王君的笑聲却相反地減小。至於林源君，現在再也找不到那一雙溫柔的眼光，只是拖着痛楚空虛的心，一天一天地走入病境。病，纔是多麼可怕呀！

然而林源君真的病了。

校長特地彎了身子走到攔樓上來對他說：

「病了應該多多休養！最好還是回家一趟，有母親照顧，總比這裏強得多！」

那王君也關心地坐在他床沿上說：



話：

「病了不能着急。這裏的功課，我可以請一個朋友來替你代理！」

林源君感激得流下淚來。正當這時候，下面辦公處裏却正有一個尖銳的聲音在說

「林先生應該生病的！」

啊，是誰？竟說出這樣冷酷的話！

王君微笑着低低地說：

「聽，蜜司脫林，又是她，朱……她真會說人家！」

林源君渾身一陣抖戰，趕緊把棉被蒙住了臉。他竟親自聽見這麼冷酷的話從她的嘴裏說出來。這真是一種補償不了的損失，聖母的愛護從此真的飛離他了！唉！……

林源君的病沒有好轉。代課已由王先生請了來。現在王先生跟校工不再上攔樓了，只是天天從校工的嘴裏帶來了校長的幾句話：

「生病在校裏太不方便，還是回家去吧！」

寂寞和空虛陪伴了林源君，讓林源君在苦痛中掙扎。校裏的一切平靜如常，只是下面的辦公處裏已經少有哈哈的笑聲和一連串「五」字的聲音。

這麼苦挨了一個星期。林源君忽然意外的接到了一封信，封面上是陌生的壯健的筆蹟，拆開了却是三行清麗的字：

下學期我和你再沒有留在這裏的可能，所以我趁早走了。

你處世尚淺，這裏本非久留之地。如有勇氣，病好了，立刻來××會找我，我可以介紹你到××去。

朱紹梅

林源君看了三遍，沒有錯，的確是朱紹梅。再問了校工，朱先生的確已經不在教書了。像一個夢。林源君似乎從夢裏醒了過來。聖母的溫柔的注視，在林源君的心頭復活了。一個美麗的憧憬，展開在林源君的眼前；他的病體似乎輕鬆了許多。

林源君的病立刻會痊癒的……

## 效 果

用一雙手圍成一個圓筒，像喇叭一樣，放在嘴巴上；年青的兒子一進門就在表演「效果」。

「瓜瓜——紅瓜瓜——紅」

露在風裏的時間太久了，那雙手有一點紅腫；就是那個臉兒，也有些像熟透了的蘋果。外面在飄雪，頭髮上就沾附着許多雪片，慢慢兒在溶化；有幾處已經變為一粒粒的水珠。兒子管不到這些，就是太陽穴裏有些脹痛，胸前有些發悶，也不大覺到；然而做母親的却早就有點肉痛。祇有這麼一個兒子，整天在風雪裏奔跑；暖融融的家裏不要住，却在忙着什麼做戲！除了吃飯和睡覺，家裏就見不到兒子的影子。

「耀國，年紀也不小了！十八歲，還像一個孩子。」

這話兒子已經聽得發膩。僅僅激動一下空氣而已。在兒子的心理已經不會起一點作用。十八歲，年紀的確不算小了，然而要他老成持重，學一點成人氣，或者整天鑽在書堆裏做一個書獃子可辦不到！他願意在風雪裏跑跑；他有他爲母親所夢想不到的理想；技術成熟的時候，他會離開他的母親跑向他早已渴望的地方去呢！因此，兒子還是挺高興的表演他的「效果。」

「瓜瓜紅瓜瓜紅！」

而且他還要母親欣賞一下他的藝術，特地走到母親身前：

「媽，你聽——瓜瓜紅瓜瓜紅——媽，不像雞啼？像不像？」

做母親的噴怪的向兒子一瞥，想說什麼，却又說不出來。只是伸出手來愛憐的在兒子的頭髮上一抹一抹，更輕輕地撫摸一下兒子冰冷的面頰，接着微微的歎了一口氣，兒子却起了一陣不舒服的感覺。兒子的心已經飛離了母親，兒子已經不能領悟這些慈愛；把身子一扭，已經跨到母親的手接觸不到的地方。

「媽，快些開飯吧，還有事呢！——瓜瓜紅！瓜瓜紅……！」

吃飯的時候大家沒有話。母親在端詳兒子的臉色，好像比以前瘦削了許多；顴骨好像高了一點，眼珠旁邊多了一層黑圈；屋子裏多住了一回，起先的蘋果紅已經褪落，現在的臉上是一片蒼白；頭髮也太長了，蓬亂得不像樣子。這簡直有些病相，做母親的好像很傷心。再看一眼兒子吃飯的動作，顯得沒有精神似的，筷頭老是在身邊的那碗菜裏瞎攪。的確，兒子的心頭像有些飽脹，吃飯僅和例行公事一樣；他並不在選擇合於口味的菜去對付這頓晚飯，他實在像並不需要吃飯，實在因為同伴們都要去吃飯了他才記起家裏。他的腦袋裏却盤旋着許多別的事情。雞叫的「效果」成熟了，更有一個鳥叫的「效果」：這是更難，那各式各種的鳥叫，他覺得真不容易學像。然而這些都是這個「黎明」的劇本裏所少不來的。

「吱——吱——吱——吱——」

這是鳥的晨鳴；他一邊在嚙飯，一邊却從喉頭衝出這個聲音來。做母親的微微有些

聽到；顧慮着兒子的健康，後頭上的一塊紅燒肉放到兒子的飯碗上，輕輕的向着兒子。

「燜國，多吃些肉吧。」

兒子只用筷頭在那肉上動了一動，却没有放到嘴裏，胸前像比剛才更悶，太陽穴裏還是在發脹；對於肉實在並不需要，他却一意在希望趕快把鳥叫的聲音學像。

突然，兒子衝着母親：

「媽，你應該知道——早晨的各種鳥叫是怎麼樣的？快快告訴我吧，媽！」

做母親的實在莫名其妙；她擔憂的望着兒子。兒子的性情竟變得這麼奇特！二年前，最了解兒子的就是自己，兒子在想什麼，做母親的準會知道得清清楚楚，就是兒子歡喜吃的東西，做母親的就明白得不會有一些錯！紅燒肉是兒子最歡喜吃的；然而現在，這二年後的現在啊，紅燒肉也不要吃了！

做母親的眼圈兒有些紅了。二年中給她的損失竟會這麼大！房屋，田產……現在竟把唯一的兒子也快奪走了！這是最痛心的。然而兒子的確在變，變到做母親的不能了解，

變到說話也有些昏昏懵懵；這真是！

「唉！」

她深長的歎了一口氣。

其實，兒子是了解母親的，了解得比以前更多；祇是兒子有兒子的心，兒子的心已經不能再寄托在母親身上。

「吱——吱——吱——吱——」

也許是這樣的。不會相差多少。抬起頭來向母親看了一眼，看見了母親紅紅的眼睛，心頭也覺有些難過，因此趕快把碗裏的飯塞到了肚裏。

「媽，」走到母親的身邊，他親昵的叫了一聲，把頭放在母親的肩上：「媽，晚上我還要出去一趟，立刻就回來的，好不好？」

母親的眼淚滴下來了。撫摸着兒子的手，心裏起了一點溫暖；隨即無可奈何的把頭顱上——

兒子冒着風雪出去了，做母親的難免有些肉痛。然而更料不到三小時以後兒子是由兩個朋友扶持着回來的！臉色是血紅的，眼睛也似乎發了紅；全身在顫抖，嘴裏却不知喃喃地在說些什麼。

兒子竟這麼病了。

他在半路上就把吃下去的飯嘔了出來；但還是在風雪下挨到了校裏。在那邊掙扎了三個鐘頭，終於頭暈痛得站不住了；回來的路上，簡直有些模模糊糊，做母親的在他的額角上一摸，手覺得發燒。

扶他睡到了牀裏，蓋上了厚厚的被層。出了一身汗，兒子才覺得清爽了一些。看到母親呆呆的坐在自己牀頭，像忽然記起了一件事，從被裏伸出一隻手來，指着衣架上的外衣：

「媽，把那件衣服拿給我！」

兒子的話說得很爽利，並不像有什麼大病，做母親的把忐忑着的心定了下來。衣服



拿到了兒子手裏，兒子從衣袋裏摸出了一張紅色的片子來。

「媽，這是入場券，還有三天，你一定去看。」

兒子還是在記着做戲，這簡直是孩子氣。母親接了那張紙片，又憂慮又歡喜的說：

「孩子，等你病好了再說吧！」

兒子從被裏跳了起來；然而一陣頭暈，不得不重又倒了下去。他用手拍着床沿，恨恨的說：

「我有什麼病！我有什麼病！你看我明天起來——早晨我還要到公園裏去學鳥叫哩！」

然而下一天早晨，他一直到九點鐘才醒來，頭裏還有些痛，胸前却不像昨天那麼脹悶。想走下床來，四肢却輕輕地沒有一些氣力；他焦急的喊着媽媽：

「媽媽！怎麼我今天起不來啊！」

他的心裏是焦急的！只有三天的時間了啊，現在不是挺緊張的時候嗎？小張一定一

跳一蹶的，老王老李，他們一定在忙着在張羅佈景；就是那獺皮狗，平常老是落在人家後面的，現在也準在出力準備「道具」了！

他禁不住有點暴躁起來，接連翻了幾個身。彷彿滿肚子的牢騷，都發洩到這張床上。母親淚汪汪的望着他：

「耀國，你怎麼了……」

兒子沒有響，他的眼前只閃着一張張同學的興奮的臉。這些臉上，有譏笑，有曠怪，有許多說不出的味兒；耳際也似乎嗡嗡的在響：

「徐耀國呢，怎麼不看見他來！」

「……………」

他有點焦急，忽然從被裏伸出手來，做成一個圓筒，放到嘴巴上：

「瓜瓜——紅瓜瓜紅——媽，你聽，不是挺像嗎？真的，鳥叫我也會，吱——吱——吱——

吱——媽，像不像？像不像媽，你說呀……」

母親癡癡的不知道怎麼回答。門一響，小張一跳一跳跑了進來。

小張笑嘻嘻的說：

「一點小毛病，不要緊的，怎麼不起來！」

「誰說要緊！」他有些羞慚似地，「明天就起來的，你去告訴大家，效果還是我，誰也奪不了！」

可是第二天徐耀國還是躺在床上起不來。

眼看着壁下的日曆又從母親的手下撕去了一張，日子又走近了一天！第三天的早上，天還剛剛發白，兒子已經偷偷地從床上掙扎起來了。是病後的身子，脚有些發軟；抖抖的移到日曆的前面，撕去了一張舊的，現出了一個血紅的日子。他對着這日子微微地笑了，笑得這麼甜蜜！

不要被母親聽見，輕輕走下樓去；跨出大門，滿眼一片陽光，天不知在什麼時候放晴了。腳裏突然生長一股新力，兒子輕健地跨出闊步。

不見了兒子，再看到日曆上的紅字，做母親的心裏立刻明白了。急急地跳起床來，在抽屜角裏找到了兒子給她的那張入場券，匆匆跑出門去。

場裏已經擠滿了人。當做母親的跨進門限，臺上正發出一聲尖銳的笛子。四面的燈燭了，幕布慢慢地拉了開來；第一個鑽進母親耳朵裏的聲音是：

一瓜瓜——紅瓜瓜——紅！

接着是一片「吱吱喳喳」的鳥叫的聲音。

是這麼熟悉的聲音呀！這是家鄉的聲音！母親像倚在家鄉的老屋前了，面對着清翠的樹木，碧綠的山崗；活活地流動的大溪；眼看着一輪朝陽慢慢地從山腰裏升了上來。

母親的眼眶裏孕着一包眼淚，滿足地感動地笑了。

## 一顆圖章

—

陳長富

圖章的表面已經看不到銀杏木的本色，十多年來的汗液油漬塗污了四週；中間似乎有幾條指紋，縱橫交錯得也辨不清楚。不過這一定是圖章的主人陳長富的指紋，因為別人就永遠碰不到它。陳長富永遠把它藏在身邊，寶愛的程度和寶愛自己唯一的兒子小呆一樣。

小呆是陳長富的兒子，十多年來唯一的伴侶。母親在小呆六歲時拋棄了他們，就是

父子倆依偎着過日子。五十多畝水田，一間破屋子，一個鯁直的父親，一個從小就呆頭呆腦的兒子；日子過得並不壞，也不寂寞。

日子過得非但不寂寞，也夠熱鬧的。這小村子裏的二十多戶人家，倒有一半以上都是他家的佃戶，都種着他家的田。佃戶們常常找到「老東家」的家裏，撩撩開天間或也談些正經。就像是那一家少了一隻雞，那一家夫妻打了一次架，他們也來告訴「老東家」。要「老東家」講一句話。

「老東家」的一句話在這小村子裏就像一道聖旨，大家都遵守着。在一般佃戶的目光裏，「老東家」和他們就像在兩個世界裏：他們都得赤了腳撩起了腳管，「下田」，「老東家」就可以不必；他們都穿了一件短棉襖，腰裏圍着一條竹布帶子，腳上是一雙蘆花草鞋，「老東家」却穿了一件灰色棉布長袍，足上却是一雙蚌殼式的老棉鞋；他們的兒子女兒要去捉草拔菜，「老東家」的兒子小呆老是蹲在家裏，坐在門檻上曬太陽……諸如此類，他們和「老東家」生活得不同。因此，在這個小天地裏，他們敬仰着「老

東家，」何況「老東家」又是他們的「村長」

「老東家」是田主，是村長，可是沒有苛刻他們。「老東家」自己並沒要做什麼田主和村長，所以就不知怎樣做的。種他田的，給他一點米，他和兒子儘夠吃用；一村裏有了什麼大大小小的事，「老東家」原是出一份主的，大家聽從了解決了就算。自己的破屋子裏，和小呆備太空落，阿錦阿仙他們來談談也算熱鬧一下；自己敲着「潮烟」扯上三句笑上三聲，悠長的日子也就溜走了。「老東家」真的一點不曉得什麼「田主」「什麼」「村長」。只是「老東家」做了什麼村長之後，說是一定需要着一顆什麼「圖章」了，他才記起除了「老東家」之外還有一個「陳長富」，一村的人也才知道「老東家」就是「陳長富」。於是「陳長富」三個字的筆劃大家熟悉了。從什麼「鄉長」咧「區長」咧那裏拿來的紙條上常常要把「陳長富」蓋上去；一蓋也就算了，沒有什麼大事；派幾個錢這類事原是「向例」，沒有「圖章」的時候也一樣；就是有時候蓋了「圖章」之後人家告訴他什麼日子要到鎮上去一次，他也就在一羣「人」中間去坐上個把鐘頭就

完事。這「圖章」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圖章」在「老東家」認爲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代表」自己，「等於」自己。就譬如一村裏有了什麼打架爭吵等事，照例要「老東家」站出去講一句話，有時還要被阿錦阿仙他們拖着走上十多丈路；有了「圖章」以後，大家連「陳長富」三個字的筆劃也熟悉了之後，情形就不同。

「好，就依你，只要『老東家』蓋個『圖章』來！」

「如果『老東家』蓋個『圖章』來我就賠你！」

「老東家」聽了來人的報告，覺得應該蓋「圖章」，他就從身邊爽快地拿出「圖章」來，再從抽屜裏找出了積滿灰塵的紅印泥，在一條包「潮烟」的紙條上，把「陳長富」蓋了上去。一切天大的事就此解決，從沒有什麼嘈囂。好在理由錯的一方面，決不敢來要求「老東家」，非但要給「老東家」拍着桌子跳罵一頓，而「圖章」也決不會蓋上去。

「老東家」的「圖章」在小村子裏發生了無限效用，「老東家」也就對「圖章」



一天天地寶愛起來。

二

這是七年之前，「老東家」五十三歲，小呆還只十二歲。十二歲的孩子不及人家七八歲靈活，老是拖着兩條鼻涕，跌在門檻上。一張扁扁的胖胖的臉上從來不肯掛一點笑容，常像有什麼心事似的緊蹙着眉頭，似乎從娘肚子裏就帶來了無限的憂鬱。

做父親的寶愛唯一的兒子，這寶愛却是深藏在自己心底。從不肯用手去撫摸一下兒子的頭臉，一有機會就是幾聲粗暴的呼斥，接下去再是一聲深深的歎息。做兒子的就習慣地點着頭，順從父親的意思，更蹙緊了一下眉頭。

父親不識一個「大」字，兒子當然也用不到讀書。何況在九歲的那一年送到鄉村的土地廟裏讀了一個月書，字的正反也沒有識，倒害了三個月的一場大病。父親的意思在鄉下做人就用不到識字，他對着阿錦阿仙他們也說過：

「是嗎！不識字也一樣，我陳長官只要一頓圍享！」

別人總已點着頭說，「老東家」的話不會錯，「老東家」做人，識字有什麼用，於是「老東家」很滿意，接着就是滔滔不絕的一大篇話，而且他年十二歲的小呆也站在旁邊聽。

他告訴大家在二十歲上從小呆的祖父手裏接過五十多畝水田和一間破屋子，三十多年來平平安安的過日子，自己就傳祖上一粒不抽一下田。自從小呆的母親去世之後，也不過多對付二頓飯食，管管小呆，日子也是挺平安的容易的過去。於是他轉過臉去對着小呆說：

「你呀，能夠像你的爺就好好好兒做人，倒也不用你着急，吃口苦飯總是有。只是……」

他的話頭又轉向了阿錦、阿仙他們：

「只是這孩子呆笨一點，像他一樣的『圍享』都蓋得不像，那才……不過，

人倒也不像刻薄的……」

他說着，歎一口氣，兩眼「虎虎」地對小呆瞪視一下。小呆的臉就像光石板一樣的平，竟連眉頭也不會皺；直挺挺的站着。阿順却微笑着接住了話頭：

「小東家老實一點，做人準像老東家一樣的好，一村的人着實靠福哩！」

阿仙也笑着說：

「小東家還小呢！結結實實，老東家真是福氣！」

「老東家」心裏有點高興，敲去了潮烟管裏的烟灰，輸出一隻右手來下意識向胸前一摸，摸到一顆長方形的「圖章」，嘴角上掛上一點笑意。可是，他用了嘹亮的聲音向小呆呼斥着：

「獸着做什麼！走吧！」

小呆只是「嗯」了一聲，吃力地轉過身去，還是坐到了門檻上。大概每天除了幫着燒燒火之外，門檻就是他唯一的伴侶。他看着一片平靜的稻場，兩三隻小麻雀在溫和的

陽光底下一跳一跳；他不動的看着牠們跳躍，有時跳到他的腳邊來，他還是沒有動。老遠的地方有了一陣犬吠，他也偶然抬起頭來，向狗吠的地方望去，他看見老是睡在村梢頭一所破廟角裏的水牛，在逗着幾隻狗玩；他常常聽見爺和阿錦叔他們說起水生是一個「下流坯子」，是村裏的一個「壞蛋」，不肯用一點力氣種種田，只做些偷偷摸摸的勾當；可是在他的小腦子裏，祇是模模糊糊，他不明白什麼是偷偷摸摸的勾當。因此當他看到水生和那些狗廝混了一回，又蹣手蹣腳的走到阿錦叔的稻場上，迅速地收去了晒在稻場上的一件藍布短衫；他還是坐在門檻沒有動，眼送着水生向村外走去。他才又低下頭來看着在腳邊跳躍的小麻雀。

### 三

這天早晨，阿錦、阿仙他們又匆匆地找到「老東家」的家裏。

和往常一樣，凡是在午膳以前來找「老東家」，大概不會是捋捋回天，總有了一點

什麼「正經。」總是用得着「圖章」的事情。

果然，阿錦的臉色有些發青。他等「老東家」坐定了之後，就氣喘喘的說：

「老東家，這怎麼成！水牛的胆子越發大了，青天白日也敢來偷人家的東西……」

小呆獸在旁邊，他好像在聽一點「新聞」。

老東家的眼裏發着光，捏着潮烟管的一隻手有點哆嗦，可是沒有話。對水生他真又憤怒而又痛心！原是一個平平安安的村莊，原是大家過着平平安安的日子，真像一個與世無爭的桃源，偏偏出了一個水生，出了一個收類！一片平靜的池水上無端落上一頭野鴨，攪起了泥漿，再也飛去。在「老東家」認為是一個最大的不幸。

像偷竊一類的麻煩事情是常常有的，每一次事情的發生，總是報告了「老東家」。「老東家」暴跳着拍着桌子，着人毒罵了他來，罵他，要他招認；阿錦他們要吊起來打。「老東家」可不主張，「老東家」還要他學好，究竟是村裏人，總是生在村裏死在村裏的，希望他好好地做一個村裏人。可是沒有用。村裏的偷竊事情還是繼續發生。不是他在

做還有誰呢？「老東家」可真氣急了，却一點沒有辦法。

阿仙接下去說：

「事情一定是水生做的！他要他招認都沒有用，痛痛快快打他一頓，趕他出去！」

「真下賤坯子！」「老東家」用朝烟管敲着桌子，恨恨地說：「要打，由你們吧，我也管不得許多。只是，趕他出去，怕趕不出，唉，真是……」

阿錦的臉色已由青而變紅，眼眶裏似乎孕着一包淚水。水生的憤恨變成了對自身的哀憐，繼續地說：

「就只有這一件……這一件像樣一點的藍布衫……唉……」

小呆在旁邊聽到了藍布衫，他似乎記起了他看到的事，他有點兒明白「偷偷摸摸」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可是他依舊沒有開口，祇把眉頭又皺了一下。

「老東家」的心中好像有幾千條的小蟲在爬，癢癢地有些是過對阿錦的損失勝

過對自己的損失，一村的不安寧也勝過自己一家的不安寧。假使水生<sub>一</sub>在旁邊的話，即使一向不主張「打一頓」，也得把一口唾沫吐到這下賤坏子的面上。「老東家」的憤怒發洩到小呆的身上，潮烟管指着小呆的臉：

「你這馱子！馱在這裏討打滾你的蛋！」

小呆莫名其妙的張大着眼睛對着爺，有這麼分把鐘，才像他所看到的水生那樣地蹣手蹣腳走開了。

一下子沒有了聲音，門外稻場上麻雀的鼓噪聲也可以聽得很清楚。大家都似乎在想一個對付水生的辦法。

還是阿仙的心比較平靜一點，他想到了一個辦法。他提議把水生交到鎮上的區公所去辦，關他一個長監！

「只是要寫一張狀子啊——又沒有證據」阿錦說。

「那倒不要緊，」阿仙說：「狀子可以請土地廟裏的朱先生寫的，由「老東家」出

面，我們大家畫個「十」字，沒有證據也就夠了，區長纔不會和水生一黨！「老東家，你看怎樣？」

「老東家」無可奈何的點了一下頭，又歎了一口氣：

「也只好這樣了！只是我們村裏出了賊，一村的人也真沒面子……那也顧不得許多了，由你們吧！咳……」

於是狀子由阿仙去辦，一個鐘頭就拿來了；全村的人都畫了「十」字，由「老東家」的名字領頭，「老東家」就把「陳長富」的「圖章」蓋了上去。阿錦和其他幾個年青人到破廟裏去找到了水生，蜂擁着押到鎮上。水生也沒有話，只喊着「好好……」

水生的確被關到拘留所裏，全村安靜了；攪起泥漿的野鴨一離開了池子，池子裏的水恢復了平靜和澄清。



在水生被關進拘留所二個月之後，鎮上公然起了一點什麼波動，這波動當然比小村子裏出了一個水生大到不知多少倍，鎮上一切的情形都像變了樣。一大部份的屋子也燒燬了，據說還死了許多人。

村子裏人也知道了一點。大家都說又要換朝代了，大家也都知道又到了亂世年成，因為是「刀兵之災。」這村子裏一直是平靜的，就是「長毛」時代，老年人也說：「我們的村子裏仍舊平平安安。」現在雖然要換朝代，可也換不到這小村子來，真的，村子裏的人還是和往常一樣的種田耕地，阿錦阿仙他們也還是和往常一樣的常常到「老東家」家裏來撥擗一天，談談正經，小呆也和往常一樣的坐門檻曬太陽，就是「老東家」也沒有什麼不同，敲敲潮烟，罵罵小呆，也蓋蓋「圖章。」只是在一個短時期裏沒有「鄉長」「區長」送條子來要他蓋「圖章」，也不用他到鎮上去跑一趟坐上個把鐘頭。他倒覺得更清靜一點。可是這僅是一個短時期呀！不多久，相同的條子又來了！

這相同的條子一來，情形倒反而和往常有點不同。條子好像特別多了起來，十天裏

倒有三天有條子；而且這條子也不是單單蓋上一個「陳長富」就算，至少要跟着條子帶回一點鈔票去，他們全不識字也不打緊，送條子的人會告訴他們「一千」或者「八百」。過一天送去可不成，因為他們不需要「老東家」日到鎮上去跑一趟。

整個小村子開始有點擾動了。

雖然從泥土裏鑽出來的東西比過去值錢，然而自己手裏支付出去的數目增高得更快；尤其可怕的是沒有盡止的「一千」和「八百」。

大家蹙緊了眉頭，個個人都變成了小呆；融洽活躍的氣氛在消逝下去，換來的竟像小呆一樣地默默地。或者爲了一個「數字」的不平均，大家會暴出了青筋弄得面紅耳赤。

換朝代再換到了小村子裏來。小村子裏再不能像往常一樣的平心靜氣了！而且也決不會像過去解決水災那樣容易地解決眼前的事情。

「老東家」的「圖章」雖然還可以在小村子裏起一點效用，然而現在在微薄下

去；有時候單憑一條包潮烟紙上的一顆圖章有些不中用了，「老東家」還得對某一椿事情加上一點解釋。因為有許多太新奇的事情竟太「經常」了。

「老東家」的心情也跟着天天煩躁起來，斥罵小呆的次數也一次次增多起來。當着阿錦阿仙他們就老是發牢騷：

「這樣的日子可真過不下去！大家只能喝西北風了！」

阿錦阿仙他們總沒有話，只是臉上多了幾條皺紋。

日子究竟還是過下去的，二年，三年，四年……

只是種田的人已經吃不到米。

雖然也聽到許多種田的人可以不用吃米，鈔票却是儘多；然而這一向平靜的小村子裏可沒有。

「老東家」也快要輪不到吃米了，五十多畝田沒有用……

短短的七年「老東家」的頭髮全白了。

## 五

今年「老東家」恰巧六十大慶，小呆也已經長成十九歲的一個小伙子了。個子挺結實，只是那扁扁的胖胖的臉上還是歡歡地。眉頭的結子也似乎永遠解不開來。

小呆當然不會再坐門檻曬太陽，不再看麻雀跳躍；只還是一樣的不開口，沉默地伏在家裏替爺做一點家裏的事情。爺老了，除了蓋「圖章」之外，爺已經不能再做旁的工作，就是連斥罵小呆的聲音也似乎沒有過去嘹亮。

可是用潮烟管敲着桌子的聲音却一天多一天。

「老東家」心頭的鬱悶憤怒，借着潮烟管敲着桌子的聲音來發洩。「老東家」的鬱悶憤怒一天深一天，當水生重行出現在這小村裏的一天，「老東家」的心都快要爆炸了。

這一天，水生竟威武地突然降臨到小村子裏了。不止一個人，還好像合着兩三個夥

兒。再不是睡在竹梢頭，小廟角裏的水生了，居然穿着和「老泉永」一樣的長袍子。而且不是灰色的布，竟是發光的綢，胸前突起了一塊，據說是什麼「小傢伙」，可以憑空打死個把人。向着的兩三個夥兒也差不多，只是有一個的頭上不戴着一個「鴨舌帽」。

他們在村裏的大路上跨出八字步；面上紅光煥發，在紅光裏都透露着一點笑意。有一個的嘴裏在「噓噓」地吹着口笛；頭頂的樹梢頭有幾隻野鴉，在唱歌，就擰起一雙手向着樹巔「吠」的一聲，鳥兒就驚惶地四散飛去了。也有幾隻狗在稻場上向着這幾個陌生人狂吠，他們隨手拾起幾塊石子丟去，狗吠的聲音相反地更銳起來；只是站得遠遠的總不敢走近他們身邊。

迎面碰到了阿錦。

阿錦沒敢抬起頭來，穿了一件破絮襖，在尾巴上掛根，不認識這幾個「外路人」。破人家在肩頭上一拍，才恐怖地抬起頭來。一張紅腫的臉，在對他吐舌。

「阿錦哥，不認識了麼？也是村裏人呢！」

接下去是貓鼠廝似的一串知笑阿錦的肩上一重重的着了幾下。

不笑聲裏阿錦看到了對方的臉，在腦子裏隱隱地有一塊影子——好像是睡在破廟裏的水生，然而他不敢相信。

事實上當然確確實實就是七年前被關到拘捕房裏的水生，阿錦一下子打了一個寒噤；但一記起了刀究竟也是村裏人，胆子倒反而壯了一些。他……說

「唔，原來是水生——是水生哥，發財了！」

「馬馬虎虎。」又是一連串尖銳的短聲的笑。「這不是發財？人幫人……」

阿錦一下子又是一個寒噤，似乎有一點什麼不……的……他記起了自己只剩破絮襖，又瑟瑟地抖起來了。

「沒油水。」他們中間似乎有一個人這樣說。

可是水生還是纏着阿錦不放：

「七年不見了，你老哥一向好呀？老某爹呢？」

阿錦似乎被這句話勾起了舊恨新愁，快要流下淚來，用袖子向眼睛上一抹，勉強地笑着說：

「水生哥真是——鄉下人那裏還有好日子！亂世年成能夠不餓死已經算大幸。七年前，啊，真是想不得了！『老東家』老了，頭髮也全白了！唉……」

水生獨個兒在笑，那兩個夥兒好像有點兒不耐煩，在用石子丟着還在遠處狂吠的狗。阿錦的話也已經說不下去，他記起了還得下田耕作，就輕輕地說：

「我走了，隔日會！」

水生一把拉住了阿錦：「慢一點，勞你駕帶一帶路帶我們到『老東家』家裏。」

「有什麼事嗎？」阿錦奇怪地說：「他還住在老地方。他現在老了，不大管事了，『圖章』也不大肯蓋，去做什麼呢！」

「不用你問！」水生收斂了笑容，拖着阿錦的手似乎有百斤的力，不像七年前那樣的軟棉棉地。「要你帶路你就得帶！」又回過臉去對那些夥兒：「走吧！」

他們一羣人到了「老東家」的破屋子裏。

「老東家」坐在一張矮檯上敲潮烟，還是穿着那件灰布的棉袍，兩隻袖子口已經成了黑色，在黯淡的屋子裏閃閃發光。小呆靠在靠窗的一張桌子上做麵餅，屋子裏似乎有些發酸的氣味。

「老東家」發現了一羣人，楞裏楞氣地注視着。他首先看到了阿錦，依着次序一個一個地看過去，在水生的臉上停留了如一回，這是一張熟面孔，過去曾經「虎虎」地注視着過好幾次。他還記得這是水生！

他沒有站起來，他只是對着阿錦問：

「阿錦嗎？來做什麼？」

阿錦沒有回答，由水生接住話頭：

「來望望老東家。我是水生，老東家一定記得住。七年前多承老東家教訓，我水生就  
不忘記。幾個自家弟兄也敬慕老東家，所以同了一起來……」



話沒有說完就笑笑了起來，整間屋子裏的空氣似乎在抖。「老東家」沒有對着他看，小呆也自顧自在做麵餅。

阿錦心裏却在想：「七年不見，水生長成了一個人，說話也不同了，已經不像村裏人。」

「老東家」却沒有變，還是老樣子，還是把水生當做七年前的水生。聲音雖然沒有

七年前嘹亮，却還是粗暴的說：

「是水生，你學好了，也算一村人的面子！在外邊做事更要小心，不要丟一村的臉！」

「老東家的話不錯，」水上嘻嘻地笑着說：「現在我水生不敢再做壞事。只是在鎮上混混吃口苦飯。」

「好，這樣才好！」老東家說：「我們這村子裏簡直連苦飯也吃不成了呢！唉……」

「哈哈！」水生笑了起來：「老東家真客氣，誰不知道老東家過得挺舒服！所以我們這幾萬弟兄今天一來拜望，二來還想叨老東家幫個忙呢！」

那戴「鴨舌帽」的弟兄接了上去：「我們並不敢多想，只要老夏家拔一根毛，十萬八萬也就夠了！」

「啊？」「さうさう」直起了眼睛，還怕自己的耳朵聽錯了，急急地這問一句：「你們  
「什麼？」

「我們要老東家幫一次忙，」另一個弟兄說：「十萬八萬都成，大家是熟人！」  
這可再不會聽錯了，一下子「老東家」把一切都明白過來；對這幾「再打量一番，眼光落到了水生發光的綢袍子上，哈哈地狂笑起來：

「真是，真是，做了好人了！哈哈……」接下去「霍」地站了起來，年紀似乎減輕了十歲；鐵青着面孔，用潮烟管指着水生的面孔：「自己想想清楚，不要白天做夢……」

水生倒退了一步，老東家又走上了一步，潮烟管幾乎要落到水生的鼻子上。氣喘喘地說：

「快不要站在這裏！快走！快走！不要站了我的地方！不要讓我的小孩受了樣！快去！」

「快走……」

「老東家」全身哆嗦着，幾乎跌了倒去。

空氣緊張起來了，水生紅紅的臉上似乎要爆出火來。

一伸手奪去了潮烟管，「拍」的一掌落到了「老東家」的臉上。

「老東家」和小呆終於被帶走了。

整個的小村子更擾動了。

## 六

「沒有消息。」

據阿錦他們打聽的結果，被關在鎮上的一個常常關人的地方。

直到第五天的下午，小呆忽然獨自回來了。

像一塊光石板一樣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只是啞啞地告訴阿錦阿仙他們：

「三天之內，要五十萬……」

「老東家呢？」阿仙急急地問。

「爺沒有知道，爺只說……只說要我好好兒做人，不用……不用想他。他還……還給我一顆「圖章」，要我好好保藏，免得遺失……」

大家沒有話。小呆直挺挺地站着，皺緊了眉頭，也沒有了話。

總得有一個辦法讓「老東家」平安地回來。

於是在下一天早晨，阿錦阿仙陪了小呆，帶了一顆「圖章」，一同趕到鎮上，託人找到了鎮上有名的「善人」家裏，再三的向「善人」懇求，才請人寫了一張賣去五十四畝田的紙頭，由小呆蓋上了「陳長富」的圖章，再由阿錦阿仙畫了「十」字，才換回了「老東家」。

「老東家」回來了，四天又像老了四年。

回家的第一天，「老東家」把「圖章」丟到了灶肚裏。

「老東家」不再嘆氣，也不再斥罵小呆，每天默默地坐着，日子無聲無息地過去

……

餓了，叫小呆去煮一點蠶豆；阿錦阿仙他們也常常帶一點蠶豆來。阿錦阿仙他們說：

「大家活着，老東家就不會受餓。」

可是「老東家」總不歡喜再說什麼話了。

有一天，「老東家」忽然把小呆叫到身邊。從來沒有捉過小呆的手，今天忽然把小呆拉住了。

小呆默默地站在旁邊。「老東家」看着他光石板一樣的臉，輕輕地說：

「現在，你永遠不能再像你的爺一樣了！好好兒做人，也不一定能夠吃到一口苦飯。

你又什麼也不會，怎麼好呢……好在你還有一個結實的身體，到別處去學一點吧！這小

村子裏不能再呆下去了，走吧走得遠一點……

放開了小呆的手，把小呆推了一下；掛下了兩滴眼淚。小呆退後了一步，正預備習慣地聽從爺的話，忽然好像想到了什麼似的，回過頭來對爺說：

「那麼，你呢？」

「我嗎，不用你管！我要看天哩！我總得活下去！」

小呆像光石板一樣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開門去。

小呆走在稻場上，麻雀再不會停留到他的腳邊來了，因為他的身體在向前移動。

走過了村梢，走過了破廟，展開在他面前的是一條大家在走的泥路。他瞪着眼睛向前望去，原來這條泥路是伸展到他所看不見的地方，他就從來沒有注意過的。他半扁扁的胖胖的臉，像光石板一樣的半了，連眉尖的結子似乎已經解開。

他抬起頭來，他又發現了一點「新創」，原來那圓圓的太陽正在從雲堆裏露出臉來。

他鄙夷地看了一眼那條通到鎮上的石子路，他跨出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步……

## 散席

克義先生的心裏忽然又煩躁起來了。

心跳得很劇烈，真像一下子會跳出口腔來似的。頭腦也昏昏沉沉起來，頰上浮起兩朵紅雲，眼前的蠟紙，鋼板以及蠟紙上的仿宋小楷——他平素的得意的手筆，都顯得模糊而且遙遠，只有一陣陣的今星，閃爍在他的眼底。在這粟亂的星陣裏，他看到了他的妻子，他的兒子，他也看到了十八年來被人家從自己身上所割去的一片一片的血肉。

「咳咳——咳咳……」

一陣從心底裏泛上來的乾咳，

克義先生只得把手裏的鐵筆向桌子上一丟，——大概力氣用得太大了一點，那筆竟滾到了對面的桌子上；他於是趕緊忍住了咳，用袖口拭一下眼角，裝點笑容去看一下



對面的老張，老張依舊若無其事的在批改課卷，他這才放了心，撐起身來拿回了鐵筆，再放胆地咳了一陣，然後伏到了桌子上喘氣。

工作沒有法子繼續下去，心裏有些着急；而且氣還沒有平復，那喉頭又開始在發癢，竟像有小蟲不停地在喉頭爬動。終於又乾咳起來。

他用袖子掩住了嘴，想把聲音減低一點，然而沒有用。這乾嘔的咳聲還是震盪了整個辦公室。他心裏更煩躁了。他只希望這討厭的咳聲趕快停止，他知道這咳聲會惹人厭惡的。他吞了一口冷開水，偷偷作一次全室的掃視。同事都低了頭在各自工作，校役在沖開水。

可是他終於碰着了老張恰巧抬起來的視線，它正好停在他的面上，而且又皺緊了眉。他趕快裝出微笑迎上去。但老張的頭又厭惡地低下去了。

他緩過一口氣。他怕的是老張當衆不客氣的說：「喂喂，你這人，咳得人家簡直做不成工作！」再或者：「你這樣咳嗽，還是回家裏去吧，免得傳染了別人！」

他記起前一天的事來。他正要向辦公室裏，因此任走廊上大聲對校工說：「阿三，以後你要注意：克義先生的茶杯是缺了一塊的，不要弄錯了！知道嗎……」

當時他看了看放在面前的茶杯，當真在邊緣上缺了一塊。這是個標幟，他立刻明白此後他得專用這一隻了。身子却不由自主的哆嗦了一下，不知道坐下好，出去好，還是站着好，正決不定，袁先生却踱了進來，看到了他似乎一怔，却終於又笑了笑，若無其事。說：「那些校工真混蛋，老是不給你茶杯！現在我指定了一隻給你，你說好不好？哈哈！」

他笑得整個辦公室都似乎結了冰。

克義先生覺得自己身上透出了一身冷汗。他想找口水潤一潤喉嚨，茶杯裏却早乾了。他忽然記起剛才校役還進來沖過開水，看一看別人的杯中裏都在冒熱煙，那麼這明明是連校役也在欺侮他了。他想發作一下，校長却正跨進了辦公室。

「袁先生，那幾張呈報用的表格畫好了沒有？」校長特地走到了他的辦公桌旁，

對他說。

一着急，喉頭似乎就發癢，他忙不迭的咳了一陣，才顫顫地立了起來，帶着咳說：

「沒有——咳咳——還沒有——咳咳……」

校長似乎有些不耐煩了，早已轉過身去，皺了皺眉，却沒有再說話。

他趕緊衝着校長先生的背補充了一句：

「實在因為，因為昨晚批改作文簿，所以……咳咳……」

校長連頭也沒回。

克義先生面紅得像發燒。他悠悠忽忽的站了起來自己去倒了一杯開水，又慢騰騰地踱回來。

經過平常跟他還算談得來的小王桌邊，他不知不覺停下來，又不由自主地俯下身去，在小王的耳邊輕輕地說：

「你想，要教課，還要兼書記……」

他沒有留神小王的頭儘在向後面倒退。

「你想怎麼來得及……」

小王從座位裏立了起來，退後了一步說：

「少煩躁些吧！安靜點！來不及又怎麼樣！」

克義先生驚惶地看着小王的動作，楞裏楞怔地張着嘴，半晌說不出話，終於雙手捧着茶杯，慢慢地回到了他的坐位上……

上課的鐘聲響了，他振作了一下，拿起課本和粉筆。

跨出辦公室，溫暖的陽光照臨他的全身，他的胸部挺了挺，在紛紛擠入教室的學生羣中走去。

滿室黑壓壓的人頭在攢動，一片嘈雜的聲音。學生似乎壓根兒沒有注意到他。

他用吵鳴的喉嚨喊着，却像一片樹葉飄落到海潮裏。十八年來的歲月竟這樣無聲無息地糟蹋了，心頭又起了一陣煩躁。隔壁教室裏老張正在用嘹亮的聲音讀英文，在這

裏嘈雜的聲音中他還能夠聽得很清楚，這似乎在向他示威；又加重了他心頭的一重壓迫。他於是不得不翻開了書本，儘自漲破了喉嚨呼喊。而學生們的談笑聲，却正在和他比賽。當他撐住了牆壁痛咳的時候，學生們的聲音却反而平靜下來，

這一陣咳嗽一直持續到十分鐘以上，他這才捧着胸脯用顫抖的聲音帶喘帶咳地說：

「你們想，咳咳，教師帶了病在教你們，你們，咳咳，咳咳……」他再說不下去了。

「先生，」一個學生立起來說：「你休息吧！」

「先生請幾天假吧！」另一個學生說。

「不錯，先生請幾天假……」

「我們可以自修的！」

「我們可以玩了哈哈……」

課堂裏忽然哄起一片笑聲，克義先生的眼前一陣黑，幾乎跌倒地去。趕緊倚石講

真，閉住了眼睛喘氣。

他支撐着上完了一課。

回到辦公室，他臉上照例掛上了一口微笑，沒有人理他，會心桌上鋪着一張通告似的紙頭。

「唷，雅興不淺！」他一邊看一邊獨個兒說：「中秋賞月，贊成贊成！他拿起了紙頭，點着頭：「真是，真是，人生幾見月當頭……噢，『簽名於後，』好好！」

於是他去看了那「緣起」後面的一長排名字。有的名字下面空着，有的名字底下已簽着「贊成」兩字。他趕緊從袋裏摸出了筆，在一排名字中去找尋自己的名字。

然而沒有。

再仔細地找一遍，還是沒有。

「噢！」他滑稽地說：「怎麼鄙人的名字逃跑了？」

沒有人回答。

坐着抽烟捲的教導主任袁先生半天才慢騰騰地說：

「對不起！這是我寫的，忘了。」

下面再沒有話，老張從鼻子裏笑了一聲。克義先生接下去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自己加上去就是了。」

於是克義先生在一排名字的末了恭恭正正地用仿宋體加上了一行：

瞿克義 贊成

「喂，克義先生。」角落裏忽然飛過來一句話：「每人要五百塊錢呢！」

「應該應該！」他說：「物價飛漲的時候，應該要五百元！」

「五百元吃一次，不太可惜了嗎？」這是老張的音。

「難得的！難得的！」他說：「人生幾見月當頭！」

暫時的沉默。

體育教師老李忽然說：「我提議，那天我們吃西餐，合乎衛生！」

「賞月吃西餐，未免……」克義先生有很好的理由，但是說不下去。

其餘的同事都說：「贊成贊成！合乎衛生！」

只有教導主任袁先生沒有說話。等了好一回，才慢慢地說，「照兄弟的意思，賞月吃西餐太沒有興趣；要衛生，還是各人用兩雙筷子！」

「不錯，」克義先生趕緊接了上去：「鄙人附議袁先生的意思！袁先生的意思挺有道理！」

「而且，」體育教師老李認真地說：「此後我們平日吃飯，也用兩雙筷子。」轉向克義先生：「是不是，瞿先生也贊成吧！」

「當然！咳嗽。當然！咳嗽。」

他坐上了自己的位子，提起鐵筆要寫蠟紙，他忽然想到了那五百元。他不明白剛才他爲什麼那麼興奮。他的妻子曾經來了幾封信要錢，直到現在他還沒有寄去。連他自己要買一瓶咳嗽藥，也還到現在都沒有買成。現在那裏有現成的五百塊錢可以輕輕地賞



一次月。

雜亂的思想把他的腦子攪得昏昏沉沉，他又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

然而那難得的中秋賞月的盛舉，克義先生終於加入了。那一晚真是夠熱鬧，夠興奮。校長先生自始至終微笑着，再不問表格有沒有畫好一類的話。教導主任袁先生竟很客氣地跟他說：「克義先生平日太辛苦了，今天多喝幾杯！」同事們，一連串的「請呀請呀」以及一連串的「哈哈哈哈哈」的笑聲。而體育教師老李執了壺到處跟人鬥酒，也一視同仁，並不歧視他。他禁不住忘了一切，拿酒一杯，又一杯地往嘴裏送……

終於，眼前的天地在轉了，月亮也竟在半空裏跳起舞來。他的耳邊還聽到了，一大陣熱鬧的笑聲，只是遙遙地好像隔開了幾間屋子。他已經記不起。他怎樣回到房子裏，只是在半夜裏他忽然醒了，頭痛得像要崩裂，用手向額角上一摸，正開始發燒；喉跟癢癢地只想咳，心頭也悶悶地好像壓着一塊沉重的鉛塊。而且，一種難耐的寂寞也開始在啣着他的靈魂。

他病了。沒有辦法再起來上課，他只好告了假。他的心裏却因此更煩躁了。他睡在床頭，他想了更多……妻子，兒女，十八年來模糊的生活……課室中的頑皮的學生，辦公室裏冷酷的同事……缺了口的茶杯，那升慣了的鐵筆……還有使他片刻不忘的，那幾張沒有完成的表格……

日子從他的病中輕輕地溜走。熱度雖然慢慢減低了許多，有時竟可以下床來走走了。然而人却像癱了，沒有一點力氣可以工作，就連說一句話也喘得說不上來。

校長先生終於皺着眉對他說：

「我想，瞿先生，你還是回家去休養一下吧！」

克義先生一時不知怎麼回答。校長先生又說：

「家裏有太太服侍，總比較舒服些啊！」

家裏並不舒服，克義先生知道得當然比別人清楚。孩子整天地在哭着，妻會拉住自己的臂膊要錢。

他不由自主地搖着頭，歎了一口氣。

這次校長先生放下臉來說了：

「校裏不方便啊！瞿先生，這一點你總也知道！」

「知道，知道，咳咳。知道……」

克義先生的瘦削的頰上滴下了一點淚。

克義先生準備回家了。好在路不遠，因此校長先生叫他有一點被頭衣服也帶回去。

校長先生說：

「還是帶回去吧，在家裏也可以用。」

在臨走前，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一個被包一隻提箱放到校門口的地上。在等候黃包車的一段時間裏，他忽然又移着脚步慢慢地向裏面走去，走到了他自己一級的教室門口。一羣學生還是嘈雜的鬧着笑着。有幾個對着他呆看着，眼睛裏放射出奇怪的光。

他動着嘴唇，要想說一聲「再會」，可是說不出來；他只是深深地歎了一口氣，重新

轉過身。

他的脚步又慢慢地移到辦公室裏。同事們都低了頭在工作；只是他的桌子上多了一層薄薄的灰塵。他慢慢地走近它，輕輕地用手撫摸着桌子邊緣，像有一陣溫暖的感覺從指头上通到內心。隨後他把缺了口的杯子拿到手裏，又無意地放了下來；他再把堆在桌子上的一疊課卷整了一下；最後他拿到了那枝用慣了的鐵筆。

「把它帶回去吧，」他想：「這是我唯一的好朋友呀！」

他忽然覺得肩上有入一拍，回過頭去，原來校長先生來催他上車了。他只好把鐵筆鄭重地放到了抽屜裏，在心裏默默地唸了一聲「再會。」

同事們不約而同的立起來了，向他點頭，都說了一聲「保重。」教導主任袁先生和小王跟了校長送他到校門口。教導主任說：

「瞿先生，放心休養，這裏的事情我們會替你安排。」

小王說：

「保重身體，老瞿。我們會和你通信，我也會娶你一級的學生給你寫信！」  
最後是校長說：

「希望你早日健康，我們還要借重瞿先生呢！」

克義先生沒有話，強笑了一臉，偷偷地拭去了流下來的淚痕。

## 飛機

### 一

春天的太陽是挺和暖的。和暖的陽光照着一羣熱烈興奮的大孩子——十五六歲的初中二年級的學生。

整個教室都在和暖的陽光下跳動。給予人的是一種愉快的感覺，似乎還包孕着一股「希望」的力。

春天的陽光裏有笑意。

從這裏響起了一陣沒有規律的歌聲，是極度興奮的表現。誰也辨不出是什麼歌，然而誰都體會得到歌聲中所蘊藏的無邊的熱和力，是青春之花的怒放。

每一個大孩子都放挺了喉嚨——他們在熱烈地慶祝他們努力換得的勝利。

他們在並不容易的奮鬥下得到了本週「生活競賽」的優勝；他們獲得了「生活競賽」優勝的標幟——飛機。

「飛機！飛機……」

歌聲裏還雜着高音的呼喊。

十五歲的孩子清|站在一張橈子上，鼓起了雙腮在作這一支洪流的指揮。一張漲紅了的面孔，一對似乎合着淚水的眼睛珠，一條結實的臂膀在空裏擺動。

他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忽然，不知誰發現了坐在角落裏的杏|在發愕，有着興奮的表情的面頰上卻掛着兩顆淚珠。一下子教室裏沒有了聲音，清|首先從橈上跳了下來，趕到杏|的面前。

「怎麼了？在哭嗎？」

認真的程度可不像孩子，聲音裏充滿着哀愁，而且有些顫抖。

杏一下子清醒過來了，袖口向臉上一抹，嘻嘻地笑了起來：

「誰啊？誰哭啊！我可不會呢！」

於是大家哈哈地笑了起來，清笑得挺起勁，而且還高聲的說：

「我知道，杏真不會哭哩！」

杏就立刻笑着接下去說：

「得了『飛機』還會哭嗎？像過去一連好多沒有勝利才值得哭呢！」

一提起「飛機」，大家的注意又立刻回到「飛機」上去。杏就在這個時候提出了

一個問題：

「這次的得到『飛機』誰的功勞最大？」

誰的功勞最大？任何人都有功勞！沒有每一個人的努力，勝利決不會輕易降臨。然而

杏竟然提出了這一個問題！

對於杏的話誰都願意思索一下的。於是大家默默地沒有一個人先開口。讓暖而的



陽光徜徉在整個的教室裏，暖暖地喚起人們一點回憶。

回憶裏使人們記起了清。這倔強而又好動的孩子曾在團體裏起了不小的波動。渴望着的「飛機」會從他一個人的手中滑了出去，眼睜睜地看着別級裏得了「飛機」誰都有點兒哀愁和憤慨。尤其是杏，竟真的背地裏落過幾點眼淚。

然而，一個月來清意外的起了一點變動。並不是改變了他倔強和好動的性格，而是在學習生活方面竟起了一點正面的作用。於是誰的功勞最大已經找到了一個答案。

杏非常興奮，臉上泛起一陣紅暈，她開始站起來對大家說：

「清轉變了，本級的勝利也得到了，我們該快快活活地慶祝一下。贊成嗎？」

他們就舉行了一個簡單然而正是非常熱烈的慶祝會。

地點就在教室裏，時間是在這天的放學以後，節目有：主席報告奪得勝利的意義；同學們發表保持永遠勝利的意見；其他更有幾曲莽壯的歌曲。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清的幾句話：

「這慶祝會的舉行大家說一半是爲了我。我可不敢當，要我說一點轉變的緣因，我也說不上，因爲我自己並沒有覺到。只是，我很感謝各位對我多次錯誤的指出和熱誠的期望，同時，我更得感謝杏給我的幫助，站在杏的面前，我始終覺得慚愧的……」

大家領會這幾句充滿真情的話，興奮使大家的眼眶裏起了潤濕。在共同的目標之下，一片誠摯坦白團結了四十多顆心。

歌聲中孕育着未來的光明……

## 二

一個月以前的清和現在確實有點不同。就是一星期以前也不一樣。「轉變」兩個字是用得確實沒有錯。

這「轉變」並不奇突，清原有他優良的本質，一級中沒有幾個同學能夠及得到他；天資也似乎超越別人。就因了如此他和常人顯得有許多不同。四十多個人在幾個領導

者後面一致向奪勝利的路上走，他可偏偏不「就範」，他說他們「平庸」，他走着和人家相反的路。

在有一次大家上課的時候，他被傳到了辦公室裏，他的級任老師對他說：

「請，你不能再依着你的個性發展，你得檢點一下自己的行爲，有沒有對不起團體的地方？你不是一個笨孩子，你總可以明白……」

老師坐在辦公桌前的椅子裏，溫和地對他說着許多話，同情的眼光射在他的臉上。他只是低了頭立在桌子的旁邊，沒有一句話，好像在仔細地聽着老師的話，預備接受下去。尤其是老師在稱讚他的時候，他的心頭確實有點兒愉快，有點兒跳動，他抬起眼來，注視一下老師，老師安詳地坐在椅子裏，是一個看熟了的一點鬍鬚的大人。

他的心忽然劇烈地一震，他意識到這幾句話原來是從比自己大了幾倍年紀的老師嘴裏說出來的。到他的心濤恢復了平靜之後，他的嘴角一扭，又復低下了頭。他習慣地在想：

「注意！注意！老師在騙我。大人總是歡喜騙孩子的。哼，我可不會受騙！」

於是老師半小時的談話輕輕地在他耳邊滑過，他只是低着頭不響，老師有了問話，他也十分順從的點着頭。老師的情感非常激動，到末了，老師用顫動的手握一握他的手；讓他走出辦公室去。老師望着他的背影，感到一陣完成一樁工作後的愉快。

然而，清的那隻被老師握過的手，直到離開辦公室，還有一些不愉快的感覺。他的嫩皮膚上的神經，似乎還有一點麻木，那是被一隻又大又粗的手握過以後必然有的感覺。因此，他想：老師多虛偽呀！

一跨出辦公室，清昂起了頭。他傲視着一切，也可以說仇視着一切的人。他相信自己沒有錯，他腦子裏正有許多理由證明自己的行動是合理的。確有和旁人不同的地方，然而正是別人「庸俗」的表現；自己可不願意如此。他信得過自己，他不能相信老師和同學。他不敢和老師辯論什麼，也可以說不願意和老師辯論什麼，經驗告訴他：老師是不會錯的。

現在，他已經離開了老師，他不再低頭。他想老師在和自己作對，也許同學們也是如此。同學們和奸細一樣，一定常在老師面前搬弄什麼。這些是卑鄙的，他自己對自己說：「我可不怕！」

他準備向每一個同學挑戰！

他昂着頭走——向前直闖。他要人家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怕。

現在，他更勇敢地預備接受全體的批判和仇恨。

於是，他更倔強地照着自己的意見生活。甚至他有意地和大家生活得不同。

「給你們一點報復！」他想。

他開始對自己的學習怠惰起來，自己的作業也草草敷衍一下，一星期中也要遲到一二次，就是在上課時一有機會，他也會找一個附近的同學談幾句空話。在一級的集會時，他永遠站在和人家反對的立場；他發表的話甚多，頂有理由，於是沒有一個議案能夠順利的通過。

他的確顯得非常能幹，不是普通同學所能夠及得到的。而且更有許多多餘的時間給他活動，有幾個同學竟慢慢兒傾向到他的主張裏。他儼然成了另一個小集團的領袖。

他對自己的「同志」說：「他們沒奈何我們！」

他非常愉快地笑了。他覺得這也是「勝利」，這「勝利」是自己一手製成的，他感到像成了「英雄」一樣的愉快。

### 三

清也知道自己的學業在退步起來，暫時的不快也會掠過他的腦海。在一本作業簿由老師那裏發下來的時候，人家都在比較誰的分數多，他總是立刻把簿子向抽屜裏一塞，昂起了頭「嘩啦嘩啦」地唱起歌來。

他要讓自己的頭永遠的昂着，不快的感覺只有成了暫時，他有理由為自己的學業退步辯護，他對「同志」們說：「我們不能讀死書！」

經這麼一說，他自己更相信自己；他更鄙視斤斤於分數的同學。自己設想的理由經自己一相信一承認，這理由就真的在自己的腦子成立了——生了根。

他就不再想別人說出來的理由……

然而那張全校在熱烈競爭着的「生活競賽」優勝的標幟——飛機，卻就永不肯飛進初二的教室裏來。

他可不管。因為他昂着頭，他有理由，他覺得老師在欺騙他，同學在欺侮他，他因此要向他們報復！

「報復」是勇敢的行為！他相信。他不能像大家一樣的「庸俗」，連「報復」都不敢。

老師爲了他憂慮歎息。老師和他作過幾次親切的談話，簡直像對自己的兒子一樣；然而沒有什麼效用，他腦子裏依舊有他自己的天下，他不相信世間有出了鬍鬚的大人不欺騙孩子的。老師也曾嚴厲的加以處罰，結果却引起了更多的隔膜。他更進一步實行

隱避老師眼光的許多方法，還是和大家走着相反的路。

一級中領導者杏爲了他伏在桌子上流了幾次的淚。

說起杏，在清的腦海裏還有一點好印象的。雖然不是自己策團裏的「同志」——他也沒有這樣希望過——也還有一點好感。每次級會中和大家辯論一樁事情，他總是搜盡腦角裏的許多「理由」有意去反對的時候，到最後總是由杏的說話調解開來而獲得結論的。他覺得杏的話總顧到雙方，更顧到他的意見，議決案固不照他的意見實行，然而表面上他的意見總被採納一部分，這是使他很高興的。何況等到杏在最後所發表的意見，他總覺得不容易再去辯駁，而況既經採納了自己一部分的意見了，也就可以趁此下台。這就使他對杏在好感中帶一點佩服的成分。

杏爲他在流淚，他明白得很清楚；有許多同學都圍繞着杏在安慰和詢問，他雖然不去理睬，然而他總是趕快離開了教室。這當兒，也許是他心情最複雜的時候：憤恨？慚愧？怯厭惡？他自己居然也有點模糊。



一次，二次，三次，杏的確爲了他流了幾次的淚了！這不是悲傷的淚，杏只覺得自己某一部分還不夠，在憐惜自己時間的浪費……

■

其實，杏的一次流浪也有一次代價的。一次又一次的堅定自己的信心就是最大的代價。杏的確相信清有「轉變」的一天。像清這樣一個孩子沒有理由說他是一個壞孩子，清確實比一般同學優秀。

杏的一次流淚，杏就向清走近一步。

現在，清已經願意和杏談幾句話了，在先，他就不願和非「同志」談什麼正經話的。他原是不屑那些「庸俗」的非「同志」談話。

大概也經過很多時候吧，清和杏更接近起來了，只是同學們沒有明白究竟誰做了誰的「同志」，而清和杏成了「同志」却是事實。

同學們都覺得奇怪。竟有心裏憤憤不平的。只有老師的心裏感到說不出的愉快。更使同學們奇怪的是原任出版股長忽然提出了辭職，而竟有人提議選清繼任。

同學中立刻有人說：「反對！」

清也鐵青了臉孔站起來說：「誰要做！」

結果還是多數同意而通過。

當天傍晚，就有人看到杏和清站在走廊上談了一個多鐘頭話。

從這天起，清居然接受了出版股長的職務。出版股是相當忙碌的，而況級刊的級際競賽就在眼前，因此清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和他的「同志」們活動了。

清感到有些不愉快，他向杏說：「我不要做什麼出版股長了，另選別人吧！」

杏點了點頭說：「好的。不過請你出版了這一期級刊再辭吧！現在再換人對這次的級際競賽有妨礙的，他們接不下去。」

清一想：「好，橫豎只有一期，索性顯一點本領給你們這些『庸俗』的人看看！」

於是，清集中了精力，計劃，寫作……暫時忘記了別的……

只是他的「同志」們因此而有些兒寂寞。

正在這個時候，杏和他的那些「同志」們也一點一點接近起來了。「同志」們漸漸地忘記了清，忽然記起了久已被遺忘的「飛機」。

他們聽到了杏的一句話：「最近別級裏都在說，『初二永遠不會得到飛機！因為初二裏有一個小初二。』真氣死人！」

什麼叫「小初二」？「小初二」就是說他們這一班「同志」。他們是初二的同學，然而他們不愛初二。不愛團體，團體怎麼能優勝！他們聽了杏的一番話，心裏真難過，他們都說：「看顏色！」

因此他們想起了「飛機」。

## 五

級刊的級際競賽揭曉了：初二奪得冠軍。

「嘩啦！嘩啦！」教室裏一片響。

同學們不再反對清做出版股長，一致要求清繼續做下去。

清的面孔有點紅，心也有點兒跳。

同時清的「同志」們也興高采烈的擁護他做出版股長。「只有清才有能力做出版股長！」他們說。

現在，清低下了頭說不出話來。

這天散了學，杏約了清一同遊了一次公園。他們坐在池子的旁邊又談了一個鐘頭。清說了很多的話，說得很暢快。杏也說了許多話，這些話和以前老師對他說的話差不多，然而他不再低了頭默不作聲。他感到非常親切，大概說話的人不是一個長了鬍鬚的大人，而是和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不會欺騙他的緣故吧？

從此他不再談起辭職的事。

從此他一心在希望級刊第二次的冠軍。

從此他也不再想向自己的老師和同學「報復」了，他覺得，這中間沒有欺騙，欺侮和仇恨。在這世界上欺騙，欺侮，仇恨是確實有的，然而不在這中間，應該在旁的地方。

他的心胸寬暢起來了，他領悟了春天陽光的無涯的溫暖。

接下去，初二得到了「生活競賽」的勝利——飛機。

「飛機！飛機……」這是一片洪亮的呼聲，也是永遠勝利的歌聲！

迷  
霧

一

窗外飄着白棉似的雪花，一直從昨晚起到現在還沒有停止；那幾棵禿了頂的枇杷樹，披上了一件銀衣，在寒風中顫抖。幾個人在這間小房間裏酣睡了一晚，那玻璃窗上凝結着一滴滴如珠的水點，望到外面，就只有茫茫的一片白光。就是那庭院中的「紀念台」的尖頂，也只有隱約的看到鰻形似的一個小丘。氣候跟環境都顯得異樣冷寞，然而下面的庭院裏那「紀念台」上，却早已成了小天使的樂園。孩子們並沒有感到風雪具有冷酷的本性，那潔白的顏色却帶來了無限的誘惑力；紅腫的小手撫摸着雪塊，仰起了頭迎吻着從上空飄下來的雪朵。雪花在孩子們的週遭屈服了，像羔羊一般的溶化在孩子們的

懷裏。勝利的歌唱從孩子們的口裏喊出，實際上却是一首寒假休業式歌：

.....

去年今日仍如舊，

自問進步否？

願明年開學相聚，

不落他人後！

.....

歌聲從雪風裏送到了樓頭。那樓上就是宿舍。房間裏有三張床，那相對的兩張床上帳子還垂着，主人公還在溫暖的被窩裏。對窗的一張，已經掛起了一邊的蚊帳，那位克昌先生素來以勤懇出名的，這時當然已經離開床頭，可是他並沒和往天一般的伏在桌上。臨「柳公權」例外的面着窗子立着。有一小塊玻璃被拭去了水氣，克昌先生正從這一小塊比較清楚一些的玻璃上，對着迷茫的天空呆望。神色確有些像窗外的天空，沉鬱而

又呆板。似乎有些心事，其實也的確有些心事。他已經有了家累的人，一個人的收入要負擔着妻子，兒女的生活，實在太不容易。時近歲暮，等待他料理的不是學校裏的結束事宜，却是他一身的債務。他不能像他同房間的兩個朋友一樣，因為他們只有自己一個人；他們可以快樂的過日子，他却只有恐懼。——無涯的愁苦壓得他瘦削了面龐，花白了頭髮，

近日來更覺得身體的某一部分有些說不出的不舒服。雖然他也只有二十六歲的青年。然而他還是幸福的；他有這兩個要好的朋友。三年來的同事，感情已經到了水準以上。什麼困難的問題，他可以跟他們商量。他們會給他超越平常的幫助。他轉過身體感激地注視一下東邊的一張床，那是本校的教導主任洪年先生的床鋪；洪年先生會替他在校長面前說過三次的勤懇，因此他也就和洪年先生一樣地接連三個學期的加薪；這是難得的，全校十五個教師就只有他和洪年先生得到了這樣優渥的待遇，他感激得暗地裏流了幾次的淚。今天，他一想起，他的眼眶又有些潤濕了。他用帶有淚光的眼睛移到西邊的一張床上：那張床的主人公是年輕的小弟弟麗君先生，這是還帶有三分天真的大



孩子，終天是快快樂樂的一個人。只要克昌先生一講起經濟沒有辦法的時候，麗君先生總是儘袋裏所有掏了出來，塞到了別人手裏，從沒有計算過一次，因此往往自己也就虧空了債。克昌先生受到了太多的恩惠，心裏總覺得有些對不起人家。然而人家却是無憂無慮的，從沒有向他嘆過一口氣。

克昌先生不敢再想下去，頭兒已經有些昏重了。趕緊坐上了自己的案頭，拿出了洪年先生昨夜給他的休業式的秩序單，用他的「柳體」一筆不拘地照抄到整張的白報紙上，預備今天上午舉行休業式時應用。

他對自己的字常常用微笑去欣賞的；寫了一行他總是微笑着側了頭端詳了一會，再寫第二行。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會忘記了一切，就是下面小天使嘩啦啦的歌聲，他也像沒有聽見。

然而那嘩啦啦的歌聲已經送進西邊的牀裏。「去年今日仍如舊，」麗君先生的心頭一跳。被窩柔軟溫暖得，使人沉醉，左手摸向牀裏，一陣滑膩的感覺；十歲的孩子——

榮芳正依偎在他的身邊。他撫摸着榮芳胖胖的身軀，惺忪的睡眼斜睨着睡意正濃的臉蛋兒上的兩塊紅暈，莫名的衝動使他轉過頭去印上了一個輕吻。他閉上了眼，他的身旁似乎不是十歲的孩子，而竟是那孩子的姊姊慧了。姊弟有着一樣的容貌，也許有着一樣的性格。榮芳真是一個多麼溫柔的孩子，也比同樣年齡的孩子更懂事。當冰冷的嘴唇落到他的臉上，他像從夢中跳了醒來；一開眼，立刻掛上了一個嬌笑，轉過身來，用兩手圍住了麗君先生的頸項，輕輕地在麗君先生的耳邊喊了一聲「好哥哥。」那聲音，在麗君先生覺得是甜的；這正是他夢中常在圍繞着的一個甜的稱呼；他閉住了眼睛在體味。同時他也用雙手抱住了榮芳嬌小的身軀，在紅暈的面龐上不住地吻着。

孩子是懂得人家對他的熱愛的，更何況是麗君先生，簡直比自己家裏的姊姊哥哥好上不知多少倍。他願意離開母親的懷抱，他白天晚上都依偎在麗君先生的身邊。已經不是單純的師生的關係，他就親密地在別人背後稱呼一聲「好哥哥。」可是這稱呼不能讓校裏的旁人聽見，尤其是對面床裏的洪年先生。否則，洪年先生會刮着他的面龐，嘻

嘻地說：「不怕羞，還沒有到時候啦！」他沒有懂得這句話的意思，然而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而麗君先生一聽到這句話，總是紅着臉追着別人，像尋相打的樣子。這也會使榮芳覺得奇怪的。因此，他希望知道這句話的意思，他曾經去問過他媽媽，媽媽只是白了他一眼，叫他不許多問；他再去問他姊姊，他姊姊却紅着臉罵他「小鬼」。他更覺得模糊了。他要想問麗君先生，可是沒有問出口來。因此，只覺得「好哥哥」的稱呼有些神祕，也就只有睡在床上依偎在被窩裏的時候，在麗君先生的耳畔輕輕地叫了。他感到麗君先生對這稱呼是非常愉快的，有時他偶然忘記了，麗君先生也會輕輕地提醒他的。尤其每當用這稱呼叫了一聲，往往會使麗君先生多吻幾下，就可以證明這稱呼對麗君先生一定歡喜的。在床頭，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在麗君先生的耳畔輕輕地嬌嬌地喊着，去換得麗君先生更深切的撫愛。

「好哥哥，聽，下面誰任唱歌……」

麗君先生還是閉着眼睛，好像仔細地聽着下面的歌聲。這真是太舒服的一刻；他不願意放過這最甜蜜的一刻。「去年今日仍如舊，」不錯的，一年前開始依偎在身旁的榮芳，一年後還是依偎在身旁。去年的今日，也正是飄着雪花，在雪花的逐漸堆積中，榮芳也就一分一秒的挨近自己的身邊。這真是太順利的一年；沒有白過。日子在作麗君先生的證人，去年的寒假休業式在風雪中舉行過以後，榮芳的家裏開始跟學校裏老師們結了緣，一天一天的，老師們的足跡在榮芳的家裏堆積了起來。不過說是老師們，其實也就只有三個；洪年先生和克昌先生輪流着伴了麗君先生光臨到榮芳的家裏。榮芳的家常是溫暖的，讓人們感到拘束或者寂寞。一個母親，一個姊姊，一個哥哥，連榮芳在內，也只有四個人。家裏的經濟情形相當富裕，祖上遺留下來的儘夠一家人舒服的生活而有餘，母親又是一個並不固執守舊的老婦人，她喜歡熱鬧，會喝酒，也會打牌，在這樣情形之下，老師們的光臨是會受到意外的歡喜的。哥哥和姊姊在本鎮小學裏畢了業，也就留在家裏陪母親了，不是沒有升學的能力，而是沒有升學的必要；讓哥哥就在外面開着的一只雞

貨店裏管管眼，姊姊正可以陪着母親度過這悠長而寂寞的歲月。

榮芳在家庭中當然是最寵愛的一個。榮芳能得老師們青睞，母親的心裏是愉快而又光榮的。爲了榮芳，也爲了暮年的歡娛，母親是竭誠的招待着來賓。同時來賓中更有選擇作爲自己快婿的對象；這意思的滋長，對來賓的親熱也就跟着時日在進步。

讓寶貝似的榮芳跟着來賓中最年輕的麗君先生睡在校裏，雖然是出於麗君先生的提議，出於女兒慧的慫恿，而做母親的却是一個試驗的題目。假使在榮芳身上的答案是正確的話，大概別的方面做母親的也可以放心了。麗君先生撫愛着榮芳，正像自己的生命一樣，因此也就不是無因的。

日子是已經過去整整的一年了。下面休業式的歌聲在耳畔響起來，榮芳的「好哥哥」的呼聲又是一天親熱一天；溫暖的被窩裏有着溫暖的回憶，也有着更溫暖的憧憬；眼前的一刻，是「希望」躺在自己的懷裏，手指接觸柔軟的皮膚，嘴唇吻着紅暈的面龐，閉上了眼睛在體驗着，心是沉醉的。

「好哥哥，這歌我也能唱；去年今日仍如舊……」

對面的床裏突然起了一陣笑聲；洪年先生早已醒過來了。

「哈哈，不要太有趣了！還沒有到時候呢！」

榮芳趕緊把頭鑽到了被窩裏，臉兒貼在麗君先生的胸前；吃吃地笑。麗君先生一邊拍着榮芳的背脊，一邊是含糊的說：

「老鄭又來了，別開玩笑……」

下面也許還有幾句話，可是別人是聽不清楚了，聲音好像從被洞裏傳出來的，像在對榮芳說，也像在對自己說；其實說的什麼非但榮芳聽不清楚，就是自己也聽不懂。麗君先生常是這樣的對付人家的玩笑；也許是怕難為情。因此接下去是洪年先生更爽朗的大笑，克昌先生也從桌子上抬起頭來附和着笑了幾聲。

笑夠了的時候，洪年先生披着衣服起身了。首先走到桌子旁邊看了一下克昌先生的「柳體」秩序單，在別人的背上輕輕地拍了三下。克昌先生也懂得這是贊賞他的

「柳體」搓着凍紅了的雙手，感激而又怕羞似地輕輕地喘着氣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還早呢，老鄭爲什麼不再睡一忽？」接下去又用探詢的眼光注視着對方：「老鄭，沒有錯吧？」

對方早已走到門邊，開了門在大聲地喊：

「阿三，臉水……什麼，臉水到現在還不拿來！」

回過身來，看了一下克昌先生的床鋪，皺了一下眉，然後慢慢地向着克昌先生：

「我是，克兄，歡喜說老實話。起來了以後，洗臉，鋪床，最要緊。你就是這個脾氣不好。自己的邊幅就太不注意。秩序單慢一步不要緊，總來得及……」

「話不是這樣說，」麗君先生的話從帳子裏飛了出來：「這就是先公而後私的，正是我們克兄的美德……」

「哈，又有你的話了！」洪年先生一個箭步搶到麗君先生的床前，正預備揭開帳子來的樣子：「不要忘記，榮芳還在你的床上呢！你知道，還沒有到你強嘴的時候！」

大概麗君先生的臉兒又紅了，雙手緊緊地捏住了帳幅，吃吃地含糊地懇求着：「不要動手！老鄭，你又來了……」

下面的話當然還是聽不清楚；而洪年先生的手已經放開了，打了一陣哈哈，拖着一句話：

「是不是，「別開玩笑」哈哈……」

克昌先生也就在這個時候吃力地笑了。可是克昌先生也記起上次爲了自己女兒病了的時候忘記寫了一次「週訓」，曾經給洪年先生埋怨了一陣，說自己爲私忘公的那一回事，覺得有一點兒委屈，也覺得這時候不應該再笑；然而習慣了的笑聲，還是從喉裏發了出來。同時，他也想到這是洪年先生的老脾氣，洪年先生老是這樣想到了就說，說了也就算了，的「直爽」性格，自己是洪年先生的好朋友，這就，正顯得朋友的好，怎麼可以因此而痛快呢？

克昌先生反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覺得有些對不起老朋友，因此，趕緊立起了



來，對洪年先生作懇求寬恕的一瞥，就走向床前去整理自己的被舖。

而洪年先生的確已經忘記了剛才的說話，專心一致地在刷他的牙齒。突然間又帶了滿嘴的白沫，走到了自己的桌子的前面，開了抽屜，像在找尋一些什麼重要的東西。

校工阿三，已經拿了洗臉水走上樓來。倒好了三盆臉水之後，走到洪年先生的床前，開始替洪年先生整理床舖。這是老規矩，洪年先生的床舖是由阿三整理的。據說這是校長吩咐的，因為洪年先生比較忙碌。而洪年先生對了老朋友也說：

「這，真是有些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哈哈！」

接下去洪年先生就一再聲明，這絕對不是自己的意思，因為這有些對不起同房間的兩個老朋友的。

克昌先生認為無所謂，這一點是洪年先生應該享受的特別權利，因為洪年先生是教導主任；校長的床舖不也是阿三整理的嗎？而麗君先生就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就連洪年先生再三的聲明也沒有聽到耳朵裏。

麗君先生已經從床上起來了。現在正在替榮芳穿衣服。這也是習慣，榮芳的衣服一向由麗君先生穿的。這一點時間可不知，據洪年先生準確的計算過，「和克昌先生早晨的臨「柳公權」所費的時間相同。麗君先生可從沒有覺得這時間太長，也許反覺得這時間的有限；假使能夠長此以往，大概麗君先生是不會厭倦的。

麗君先生一邊在替榮芳扣鈕扣，一邊在輕輕地問：

「冷嗎？榮，外面依舊在飄雪呢！要不要阿三到你家裏去拿件衣服？」

榮芳祇是搖了搖頭。眼睛却呆望着窗外的雪花。心裏像在想另另一件事。

然而洪年先生正當這時關上了抽屜走過來了。他笑嘻嘻地注視着麗君先生，頑皮地說：

「要阿三去拿衣服嗎？今天是在舉行休業式，怕沒有這樣的閒工夫！」

「這就是「先私後公」啊！」麗君先生也頑皮地說。

「又要強嘴了！是不是，榮芳？你看我贊詞你的「好哥哥！」洪年先生說着，突如其來

的把嘴吻落到了榮芳的面上。

榮芳要避也來不及，臉上塗滿了牙膏的白沫。麗君先生的臉上却是一陣紅暈，接着又是一陣蒼白的顏色。心頭像受了傷，隱隱地作痛。這比無論什麼責罰都厲害。麗君先生發作，洪年先生早已拿了一塊熱氣騰騰的面巾走過來了，滿臉笑嘻嘻地說：

「對不起，麗君兄，不要動氣，我開的玩笑向你陪罪了。榮芳對不起，鄭先生和你開玩笑！」

一連串的「對不起，」一連串的「開玩笑，」麗君先生要動火也無從動起。趁勢奪過洪年先生的面巾，向地上丟去：

「誰要揩你骯髒的面布！」

說着，就絞了自己的一塊面巾，輕輕地替榮芳揩去了臉上的白沫，又輕輕地說着：

「榮芳，以後不要吓鄭先生！」

榮芳當然無所謂動氣，也並沒有覺得鄭先生過分的討厭，只是看了麗君先生着急

的樣子，心裏也難免有些不爽快的感覺，同時也覺得這是麗君先生受了人家的欺侮了，因此，聽了麗君先生的話，也就柔順的點了一下頭。

可是，當麗君先生在洗臉的時候，洪年先生背地裏靠近榮芳的耳邊輕輕地說：

「榮芳先生歡喜你的緣故啊！」

榮芳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講到歡喜，校裏的老師們誰不歡喜自己，有意無意地，自己的臉兒常常會給任何一個老師們撫摸一下的，然而，榮芳也分別得挺清楚；假使把歡喜也像學校裏的年級一般的分別起來，那麼最高的「六年級」當然是「好哥哥」，誰也奪不去的。同房間的兩位老師，因為也常常到自己家裏去玩，和自己比較接近，應該屬於「四年級」的階段。而其餘的老師們那只好算作「二年級」了。也有連「一年級」也夠不上的老師。那就是這裏的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老是一本正經的，常像有了不得的大事，情在他的腦子裏。不要講學生們沒有親近一下的可能，就是像老師們，據自己平日的留意，除了洪年先生有時能夠看到校長的一張笑臉之外，別的老師就連談話的機

會也不大發現的，這在榮芳，當然並沒有什麼希罕，他真也不大歡喜看到這位校長先生。

榮芳有時也會把洪年先生跟「好哥哥」放在一起作一個比較這大概總是在洪年先生背着別人輕輕地對他說：「鄭先生歡喜你的緣故啊」之後。可是他總覺得洪年先生是不容易親近的。洪年先生往往到了自己家裏的時候，就特別喜歡起來；就是給自己吃一些東西，也往往在自己母親跟前。那時大概每一個人都可要吃到，甚至連家裏的傭人們。而在學校裏最多是現在一樣的吻了自己一下，再輕輕地說上一句就算了。這一點和好哥哥却是相反的。因此無論怎樣總是覺得和「好哥哥」要好。

然而最近，榮芳有一點小小的困難放在心裏。那就是最近來自己的母親和姊姊常常對自己說：「鄭先生也待你好啊！」意思裏好像要自己對鄭先生也要對「好哥哥」一樣要好。那是一件太難的事情，即使要好也像無從好起的樣子。因此在母親和姊姊面前只是點了一點頭，不願意說一句話；而在校裏，在「好哥哥」的面前，那就提也不提起了。榮芳是一個比較懂事的孩子，他懂得「好哥哥」是不願別人分去自己的要好的。

現在，因了洪年先生一句話，幾個念頭又在榮芳的小腦子裏跑了一次馬，然而，真的，洪年先生早已洗過了臉又在抽屜裏自顧自找尋什麼東西了；房間裏有沒有一個榮芳似乎早已忘記。而麗君先生却正在招呼榮芳洗臉。

麗君先生替榮芳洗臉也要費去近十分鐘的時間。最後一層雪花粉塗上了榮芳的嫩臉上，再趁別人不注意的當兒，這麼輕輕地落上一個香吻。接着又閉了一下眼睛，微微地笑了一下。這雪花粉的香味是有歷史性的，去年第一次到榮芳家裏，嗅到了這麼一種香味之後，麗君先生就特地在本鎮所有的百貨商店裏跑了一次，把數十種的雪花粉都嗅了一下，然後揀定了這一種。而這一種就一直繼續着使用到現在。可是究竟是不是和榮芳家裏的香味出於同一種牌子或種類，到現在還是不能確定，他不好意思問人家，就連榮芳面前也有些不敢提起。他覺得這是一個祕密，他不能讓人家知道。

樓下的聲音更糟雜了，大概時間已經不早。洪年先生抽屜裏的東西已經找到，是一張上夜預備好今天要作報告的摘要。當麗君先生攔了榮芳的手預備下樓的時候，洪年

先生却把他叫住了。

「讓榮芳先下去吧！」

麗君先生沒有回答，立在樓頭注望着榮芳一步一歩跨到了樓下，再看她沒入了學生羣中，然後沒精打彩地回進房中。

沒有問有什麼事，只是用雙手襯住了後腦倚倒在床上。眼睛照例又閉上了。洪年先生要想笑，可是沒有笑出聲來。突然間，麗君先生又從床上躍了起來，認真地對着洪年先生說：

「喂！老鄭，我警告你！你不能常開玩笑。……而且，你就也不能歡喜榮芳榮芳是我的。」

……你不能奪！」

話是說得相當嚴重的，而且聲音裏如果仔細聽來也好像有些顫抖。洪年先生知道對方的老病又發作了。這是一年來常常有的，洪年先生並沒有覺得奇怪。只是淡淡地回答說：

「誰要你的榮芳，放心吧，榮芳永遠是你的。」

「然而」

「然而什麼呢？然而是個男孩子不是？否則，你不妨可以。」

話沒有說下去，麗君先生的臉兒早已鐵青了。玩笑不能再鬧，而且今天還有正經事情，因此就走向麗君先生的跟前，誠懇地拉住了麗君先生的手，沉着地說：

「好吧，不要再自尋煩惱。一切都明白，你也不用多說。我們是三年來的好朋友，難道會不幫忙嗎？開玩笑的事情你不必認真，誰也不願奪你所愛，而且也沒有人能奪去你的所愛。」

麗君先生比較平靜了一些，可是沒有說話。洪年先生又接下去了？

「孩子，你竟是一個大孩子！朋友假使不幫你的忙。誰願意老是陪着你啊！」

然而這也正是麗君先生所愛虛的。過去，因了自己的怕羞，每到葉芳家裏總要人陪了去；然而同去的機會一多，自己和別人在榮芳家裏的地位又太相同了。太相同的結果，



麗君先生是不敢想像的。他用疑慮的眼光看着對方。

洪年先生的心裏有些好笑。同時，他也沒有心思再和對方談這些空話了，因此他趕緊再接住自己的話說下去：

「好吧，以後我和克昌先生少到榮芳家裏，你一個人去，那總比較妥當了。是不是……現在我們談正經事。總之，這個問題你儘可以放心！」

洪年先生說着，不管對方同意不同意，就掉轉了話頭：

「我要你幫個忙，就是學生假期作業的支配還沒有計劃好，請你立刻去代我計劃一下，油印一張，休業式後分給學生。好不好？幫一個忙？我實在忙不過來！」

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好。關於洪年先生的事情，一大半原是由麗君先生代勞的，這一點在麗君先生算不了什麼。他愈覺得人家要他幫忙，他就愈高興；因為人家也就可以幫他的忙。

他相信這個真理，因此他似乎放心了，感激地看了一下對方，似乎含着滿眶眼淚走

出了房門。洪年先生目送他的背影，覺得又可笑又可憐。一下子心裏動了一下，好像自己的心在什麼地方碰了一下似的，有些動搖而又微痛。然而另一個念頭很快的襲上心來，那是一個美夢似的憧憬。這憧憬有着自己愉快的將來，自己是不能因了一時的情感衝動而遺忘的。因此他略略地注視一下自己手頭的一張向學生報告的摘要，即刻塞到了袋裏，接着就坐到了自己的桌子旁邊，開始寫一封信。這封信用的是一張粉紅色的信箋。

## 二

休業式有校長先生的報告，關於一學期的大事，佔去了十多分鐘，接下去是洪年先生的一番關於教導方面的報告和訓話，足足佔去了一個多鐘頭，孩子們的腳有些發酸，然而還是站得挺直的。麗君先生也被校長請上去講了幾句話，只是知知的幾句，因為他在人羣中發現榮芳已經皺緊了眉頭。

結束休業式在十一時以後了。雪花已經停止，從鉛灰色的雲層裏透露出一絲陽光，照射在紀念台的尖頂上，一閃一閃地有些耀眼。麗君先生正對着這耀眼的白光在微笑。

「榮，」麗君先生低下頭去對站在身旁的榮芳說：「天晴了，你覺得高興嗎？」

榮芳暫時沒有回答。隔了約摸有一分鐘，突然拉住了麗君先生的手，輕輕地說：「寒假裏怎麼樣？」

麗君先生最懂得榮芳的小心，他已經明白了榮芳的意思。轉過身來，用右手撫摸着榮芳的臉兒含着笑說：「還不是一樣嗎！我和鄭先生是留在校裏的，你當然也和沒有放假一樣。好不好？」

榮芳只是點了點頭。四週顯得非常靜寂，孩子們的歡笑聲已經聽不見了，幾個同事大概都在辦公室整理什麼東西，房間裏就只剩了麗君先生和榮芳兩人。麗君先生當然最愛這樣一個局面，這一片天地都是自己的。而且有時他竟會幼稚而殘忍的想：「來一大隊飛機吧，痛快地在這小鎮上轟炸一次；有關係的人都炸死了，連自己只剩三個人，該

是多好願意在荒墟中快樂的生長。」

這當然不過是一個幻想而已。因此對這短促的寧靜的局面更覺得寶貴。他更願意多說話，靜靜地端詳着榮芳的臉；在榮芳的臉上，他可以幻想出許多美麗希望。

榮芳雖然是一個愛靜的孩子，然而對這沉寂得連一二聲昆蟲的鳴聲也聽不到的環境，心裏忽然起了一陣莫名的恐怖。

「好哥哥，」榮芳更握緊了麗君先生的手，半個身子倚在麗君先生的懷裏：「到我家裏去吃中飯吧，這裏沒趣！」

麗君先生從幻想裏清醒過來，來不及再加思考，隨口回答說：「好吧，吃了中飯再去。」榮芳提議要到家裏，這當然是最好的機會。

這天下午，因為是放假的第一天，各人的心裏都覺得非常輕鬆，再加克昌先生下一天就預備回到十里外的家裏去住了，要作一個短短的別離；因此他們三個好朋友就預備好好兒利用這個下午。

是榮芳提議，是麗君先生急急地附議，洪年先生就微笑着表示了贊成，克昌先生雖然覺得全身不大爽快，然而還是照例地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又做了一次「服從者。」

於是在全體同意之後，大家到了榮芳家裏。

榮芳的哥哥全芳從賬台上立了起來，現出了一個表示歡迎的微笑；接着照例跨出「店堂」做了領導者。大家就走向「內進。」

一般熟悉的香味遙遙地送進了麗君先生的鼻孔，握着榮芳的手更緊了一些。他老是走在最後，所以洪年先生回過頭來的一笑，他總是默默地接受了下來。

通過了「三進」的邊門，榮芳已經掙脫了麗君先生的手握，連跳帶跑的趕上前去，第一個跳進了門，嘴裏高聲的喊着：

「媽媽，媽媽，姊姊，姊姊！」

媽媽在午睡，只有姊姊迎了出來。

姊姊也只有十八歲，帶了一點小孩兒脾氣，歡喜把自己打扮一下，却並不愛穿紅紅綠綠的漂亮衣服。她常年穿着素色的衣服，尤其是「陰丹士林布」罩衫，頭髮是電燙的，足上總穿着一雙皮鞋，她對人家說，她不歡喜學時髦，因此她竭力反對女人穿得像一條花蛇一樣；尤其爲她反對的是高跟鞋，據說穿了走路太不穩重。

洪年先生就笑着對她說：「那麼爲什麼要燙頭髮呢？」

「這是經濟時間！」她都起了小嘴說：「誰願意把上好的時間化在梳頭髮上！你們真不會知道。」

這倒也許是真的，她每天起來對付頭髮的時間確實很少；最多費時間的還是洗臉。然而她有理由：這是衛生！麗君先生非常同意這個意見，洪年先生却總是固執着說：「女人總是愛漂亮的！」

而且洪年先生說時總要拖着一大串家笑；眼睛老釘着對方不瞬。對方的兩頰起了一陣紅暈，像生了氣。但結果還是嫣然一笑。

在這樣的場合下，麗君先生感到最難受了。他真擔憂笑話說過了分，動了真氣。自己又不曾說話，當了她們面前，簡直像初出嫁的新娘。因此他只能用眼光幾次的向洪年先生示意，然而洪年先生依舊和沒有看見一樣。還是豪笑着，還是大聲地說：

「女人總是愛漂亮的！」

麗君先生可真急壞了，於是只能壯着胆子說：

「喂喂！不談這些好不好？好不好？……換一個題目……」

喃喃地有些說不下去，自己的臉兒先紅了。於是洪年先生「適可而止」，只是對麗君先生扮上一個鬼臉。榮芳的姊姊也就無可奈何地坐上了壁角裏的一張椅子，默默地低下了頭。

一下子四周沒有了聲音，只聽到長台上那口擺鐘的「的答的答。」大家似乎都在等待麗君先生「換一個題目」，然而麗君先生老是換不出題目來。只是在搓着佷倚在懷裏的榮芳的小手。

這樣一個難堪的靜寂還是由洪年先生來打破：

「好吧，我們請伯母出來打牌好不好？」

打牌對於麗君先生並不歡迎，但不打牌又怎麼辦呢！麗君先生再也不想不出有什麼別的事可做。何況打牌還是榮芳的媽媽特別歡喜的事。因此麗君先生首先點頭，嘴裏是一連串的「好好」表示非常高興。

榮芳的姊姊却在壁角裏說了：「沈先生，你真是——不要和鄭先生打牌，哼……」

「不打就不打，我原預備校裏去了，」洪年先生一邊微笑着說，一邊從椅子裏立了起來。「克昌兄，走吧！」

克昌先生根本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是昏昏沉沉地跟着大家吃力地笑過幾次。他不知道爲什麼要笑，他也沒有聽明白人家的話，在他的心裏只有兩個字：「年關！」

現在，克昌先生聽到自己的名字在人家嘴裏落出來，全身似乎一震。他莫明其妙地跟着洪年先生立了起來，也和洪年先生一樣的浮上一個微笑，接着又乾咳了三聲。



這應該是麗君先生說話的時候了，於是他趕緊放開了榮芳，也從椅子上站起來說：「早咧，打八圈牌一同回去吧！」又轉向克昌先生：「克兄，你也軋鬧忙了，真是……」下面的話可又說不下去了，只是「哦哦」的幾聲。

克昌先生這才明白了還沒有到真可以回去的時候，就接下去對洪年先生說：「還早，還早。老鄭……哈哈！」一邊說着一邊又向四周一看：「真的，我多糊塗！伯母還沒有見過，咳，咳，怎麼可以走呢……咳！全芳弟呢？什麼也不見了？你們真是，咳，咳……哈哈！」

壁角裏來了一陣脆笑，是榮芳的姊姊；空氣又活躍了起來。麗君先生也鬆了一口氣，趕快推着榮芳說：「榮，去請你媽媽來打牌吧！」

麗君先生當然希望空氣活躍一點，然而多少又有些怕。這正和麗君先生希望常常到榮芳家裏而又怕見她們一家人一樣。

麗君先生目送着逆趾帶跑的榮芳的背影，好像受了八家欺侮之後的委屈又滋長在心頭。移過眼光對着黑角裏一瞥，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幾乎連輪廓也看不清楚，想要

發現一點面部的喜噴當然是不可能。然而自己的目光確實不能長注在那裏，不得不無可奈何的移到了地上，那是幾塊帶着暗綠色的方磚；克昌先生的脚尖正在方磚上無聊的劃着，那專心的程度，似乎不下於每天早晨的臨「柳公權」。麗君先生還是茫茫然的並沒有什麼感覺，只是下意識的由脚尖上把目光移到了對方臉上；那是一張多麼慘白的臉！

這倒給麗君先生的心頭一個震盪。那臉色慘白得簡直有些可怕。眉頭緊皺着；雙下垂的眼睛也像失了神。失去了血色的嘴唇似乎在顫抖着。原是一張看熟了的面龐，今天却更顯得有些異樣。

生活的重擔壓得一個人喘不過氣來；克昌先生差不多已經被迫到了人生的盡頭。從沒有爲經濟而憂慮的麗君先生，陡的襲上了一陣恐怖。這不就是自己的「前車」嗎？同樣的沒有恆產，同樣的職業，所差的只不過是「家」而已。日夜夢想着的一個「家」，難道一定換得如此可怕的一張慘白的臉嗎！真有些不敢想像。

趕快打斷了自己的思路，輕輕地從嘴裏落出了一句話：

「克兄，有些不舒服嗎？」

對方抬起眼來，向着窗外又在陰暗下去的天色，茫然的點了點頭：

「有一點吧，一向都是如此；咳，咳，只是近來似乎更壞了……」

底下是低微到使人聽不到的一聲喟歎。

洪年先生想要說什麼話，却沒有說出來，依舊是麗君先生接了下去：

「其實，克兄，你真應該好好兒作一個長期休息！」

「真的，我早有這樣一個意思；」洪年先生似乎來不及的說：「否則，這句話也不便說，好在我們三個人是……」

又有些接不下去了。照理是很普通的「好朋友」三個字，然而這三個字一天一天的異樣起來。到最近要說到這三個字，就像非得停頓一下再接下去不可。今天更不能例外。

於是洪年先生笑了一笑，說話就連續了起來：

「好在我們三個人是多年的朋友。究竟是身體要緊！」

克昌先生感激地向着兩位老朋友看了一眼，鼻尖起了一陣酸意，眼眶裏也有些潤濕。低下頭去，又是輕輕地却又深深地一聲喟嘆。

壁角裏起了一陣悉索聲，黑影在慢慢兒移動了。沉鬱的空氣裏似乎平添了許多氧氣，使人的呼吸又暢快起來。克昌先生也移動了一下坐着的身體；麗君先生趕緊在注視黑影移動的方向，面部自然地起了一片紅雲，羞愧與不安代替了恐怖和憂慮。洪年先生已經從椅上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輕鬆地對着黑影子說，幾乎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對着寵愛他的媽媽似的：

「噯，慧芳小姐，啞，蜜司，陳，來吧，到亮一點地方來坐坐吧！好不好？好不好？」

回答他的是一陣輕笑；似乎是冷冷地却又又是嬌嬌地。

麗君先生也想說上一句話，然而沒有等他思考得妥當，命運之神似乎有意作弄他

似的，從外面突然來了一個人。那是近一個月來常常來找洪年先生的人。據說也是洪年先生的好朋友，是從縣裏來的，洪年先生曾經介紹過，是一個縣政府裏的什麼職員。

洪年先生趕緊迎了上去。那個人似乎很性急，只立在門邊，沒有向大家招呼。等洪年先生走到他面前，立刻一個回後轉；洪年先生只好跟了出去。

丟下了這裏三個人，又回復了寂靜。慧芳小姐真的走到了光亮的地方，臉部依舊是那個淺笑。眼光落到了麗君先生的面上，笑意似乎是更濃了；並且還好像帶一點什麼「眼色」。那是有一點懇求和誠摯的眼色。

麗君先生對這個眼色了解得最清楚，也好像了解榮芳不完全的說話一樣。這個眼色往往在面前只有麗君先生或者就像今天似的旁邊留着一個常浸在沉思中的克昌先生的時候才可以發現。在這個眼色透露之後，大概總有一個單獨談話的機會了。

今天當然也是如此。慧芳小姐已經慢慢步走向了天井。

麗君先生對克昌先生斜視一下，克昌先生正合上了眼睛似乎在瞌睡，於是也就輕輕

輕地立了起來。

天井中是一片積雪，潔白得很可愛。幾枝梅樹的花瓣上，也點綴着幾顆白星；紅意似乎更少了。慧芳小姐立在梅樹下，對着樹梢出神。麗君先生踏在幾個玲瓏的足印裏，小心地走了過去。

「慧，」下面的話很難說。蘊藏在心底的原是一句啾啾地永遠說不清楚的老話，然而今天却更缺少了勇氣。低下了頭，用足尖在撥着雪層。

慧還是仰着頭茫茫地對着樹梢；要說的話果然早已決定，而且還是三個人以上的商議的結果，自己也負着三分主動的責任；可是，在技術上也不得不顧到一點。對面站着的是麗君先生，永遠是這麼認真的一張面龐；如果出於嘻笑的口吻，在慧要覺得輕鬆得多，而且更是極平常的幾句——在慧覺得平常得像說自己不愛裝飾一樣的平常。

這麼一個時間在慧總認為是一個難堪的時間，她老是受不住這樣的寂寞。然而一根柔絲竟縛住她一年了！這根柔絲也多少曾給過她一點快感，可惜這快感隨着時間飛

逝了。強烈的刺激在慧更是需要，句句話總是直投到自己的心裏。於是慧的笑聲一天高  
朗一天，柔絲的效用終於減低了，現在已到了掙脫柔絲的時候！

這裏來了一陣興奮。凝視着樹梢的眼光英勇地落到對方的臉上；那倒真是一張可  
愛的臉！雪白裏透露一點紅暈，像樹梢的梅瓣。慧貪婪地注視着，注視着，最好是落上一個  
香吻。然而那可愛的臉却是這麼認真的一張臉，而且永遠緊鎖着那眉尖，給予慧的是一  
陣威脅。慧的心頭一跳，臉兒也有些熱辣辣的感覺。自然地浮到喉頭的笑聲再也節制不  
住了，拚命的咬緊了嘴唇，那「吃吃」聲還是從牙縫裏偷跑了出來。

麗君先生低垂的頭抬起來了，呆呆地；要想透露一點笑意，却做不起主來。慧的眼光  
趕緊逃到了梅樹梢上，一隻右手自然地攀住了梅枝，拚命的搖動；片片雪花一下子飛舞  
起來，飛滿了兩個人的頭上。麗君先生雙手在招架雪片的當兒，慧爽朗地笑了起來，才感  
到一點爽快。

笑聲飛到了克昌先生的耳中，克昌先生張開眼來向天井中一望，旋即回復了原狀。

他像入定的和尚，什麼都引不起他的注意。

當慧芳笑夠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的臉上掛着許多水點，用手帕輕輕地抹了一下。  
麗君先生也正在一邊揩拭水點，一邊奇怪地望着對方。

他覺得應該說上幾句話了。

「你真淘氣，慧……」

「哈哈！小孩子教訓起人來了！難爲情！」慧帶着笑聲說着，麗君先生的臉真的紅了。  
「我說，」還是慧接了下去：「你真是一個小孩子！話總是吞吞吐吐，說不清楚。其實，你的意思不說我也知道。」在這裏停頓一下，話聲也變成嚴肅而低沉：「這樣下去是沒有辦法的！」

「哦！沒有辦法……」輕到幾乎站在咫尺的慧也聽不清楚。

「我說是再這樣下去會沒有辦法，」慧掠一掠額前幾根頭髮，正經的說。這正經在麗君先生的記憶中是從來沒有過的。



麗君先生用焦慮的眼光看着對方，等待說話的繼續，然而沒有。

沒有麗君先生的心簡直急了。於是用了萬分的勇氣迸出了一句：

「那麼，你說……怎麼樣？」

慧用眼光遙視着天邊。用憂慮的聲調說：

「你該知道，母親最近很有些反對，反對我們的太接近。你看，母親不是到現在還沒有出來嗎？連榮芳也留在裏面了。真是，咳……」無盡的感慨拖在這「咳」字的後面。

麗君先生開始恐怖了。似乎有誰把自己向深山中一擲，將不知沉向何處！頭腦有些昏昏然，腿竟也軟軟地有些支持不起自己的身體，趕緊伸起一條臂膀撐在旁邊的梅樹上。

廳上傳來了脚步声，接下去是洪年先生的說話聲；慧趕緊用手向麗君先生一個示意，輕輕地急促地說：

「你也不用憂，我已想好一個辦法——好吧，明天上午你一個人來一次」

不等對方回答，一個轉身，輕盈地向廳裏走去。剛跨近門檻，麗君先生已經聽到一陣脆笑。在笑聲裏似乎還有一句話：「哼！鬼鬼祟祟的和朋友談了這麼久！」

這當然是慧芳對洪年先生的話。想像中慧芳一定帶着一個跳舞的姿勢，像太陽中的小鳥。

麗君先生呆呆地站着——不知有幾分鐘，直到自己的手被一隻柔軟的小手牽着時，才像清醒過來似的向旁邊一看，原來是榮芳。

心頭有些空虛，只好把榮芳的小手握緊了，使榮芳感覺到有些異樣。

「好哥哥，」榮芳輕輕地說：「到裏面去吧！」

這是多熟悉多甜蜜的一聲！不知再能夠聽到幾句，麗君先生不敢想像下去。含着快要滴下來的淚點，握着榮芳向廳門走去。天井中的雪印已經狼藉了。

那天沒有打牌，榮芳的媽媽說是身體有些不舒服，連廳上也沒有跨出來。關於打牌，在他們三位先生都無所謂；克昌先生更認為是一種苦痛的應酬。就是麗君先生也不過把它作爲延長時間的方法。然而那天，當他們跨出榮芳的家門，似乎都沒有帶回一點和往常一樣的愉快。克昌先生已經有些支持不住自己的身體，額角上覺得有些發燒，也不知是不是受了一點寒，那常年拖着的咳嗽，又突然厲害起來。洪年先生也蹙緊了眉頭，好像藏着偌大的心事似的。

心境最惡劣最不寧靜的當然是麗君先生。他幾乎一變了平常的態度。在往常，留在榮芳家裏，即使大家說得熱鬧愉快，他始終保持着沉默認真，兩頰也老是紅紅地。然而每當一跨出大門，至少一半的天下是屬於他了！他嘆氣，他癡笑，他怪克昌先生不肯再繼續「八圈」，他恨洪年先生太過於頑皮……即使末了一句話還是不能讓人家聽個清楚，可是像那天一直低着頭好像在數着自己的脚步那樣的情形是不會有的。

那天，確實不同得很厲害。雖然榮芳還是牽着手在並行着，竟連問一聲「冷嗎」也

沒有。對着克昌先生搖擺着身體很吃力地一步挨一步，也像沒有看到一段不短的路程，三個人沒有一句話——榮芳也竟一聲不響，只覺得那隻握着的手，沒有平日那樣溫暖，而且有些顫抖。「也許是天氣太冷的緣故，」他曾經這麼想。偶然也會仰起頭來對三位老師偷偷地瞥了一眼，因為時已傍晚，也看不到什麼。麗君先生給自己的溫情似乎少了一點，他感到一絲兒的寂寞。

榮芳是一個懂事的孩子，空氣的異常究竟也感到的。聽着四個人「沙沙」的脚步聲，他忽然記起過去媽媽的一句話：

「鄭先生也待你好啊！」

似乎有一點不快的預兆，只是在小腦子裏一掠就過去了。他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他看到了克昌先生歪斜着行走的步子，他想到了常聽人家說「酒鬼」的一句話：「走路像劃大字」。克昌先生真像在寫大字呢！他幾乎哭出聲來。接着他又想到了克昌先生的「柳體」，他也覺得挺好的。他又想到克昌先生竟會生病了，他又想到……

不等他再想下去，學校的大門到了。同時由一聲嘆氣開始，牽着自己的麗君先生在開口了：

「唉，真是何苦來！老鄭，我們是好朋友了！你老是……」

下面的話橫豎又不能讓人家聽清楚了。在往常接下去一定是洪年先生一大串笑聲，就像早晨起身時也還是幾句俏皮話；而這次洪年先生例外的沒有笑也沒有話。洪年先生真是藏了心事！暴風雨快降臨的時候天色照例是陰沉的，那時洪年先生的心裏也正是如此。

就從那天晚上起，洪年先生真的一天陰沉一天；也許可以說他一天認真一天。在一個星期之內，除了因為看朋友——他自己確確實實這麼對麗君先生說的——到縣裏去跑了兩次之外，就是留在鎮上的日子，校裏也少見他的影子。麗君先生幾次要想和他商量一點問題，可是總找不到一個機會。偶然在校裏碰到了，不是陰沉沉的不大肯開口，就是拖住了榮芳說上幾句玩話。當然間或也有豪笑的時候。然而總是躲躲閃閃的，不大

願意和人家談上幾句長天。說他有些變樣嗎？也許是。麗君先生只能半玩笑半認真的說他「神經病」。

洪年先生可並沒反對人家稱他「神經病」；他就在這麼個時候豪笑了一次，接着爽性若無其事的走開了。走着，走着，他走到了校長先生的房裏。

校長先生老是留在房間裏的。只要洪年先生會去，撲空的時候就從來沒有過。他老是坐在一張靠窗的寫字桌的旁邊，在看些什麼或者寫些什麼，據說他在研究一個最妥當的「頑劣兒童訓練法」。背對着房門，半身挺的筆直的。一聽到腳步聲跨進了他的門檻，他一下子就轉過身來：

「啞，鄭先生，請坐請坐！」他老是用這麼一句話來開場。下面可就沒有了話。臉上浮着笑容，在等待着對方開口。假使對方也沒有話時，他就會一直默默地用這笑容來維持到十分鐘。他是這麼一個有耐心的人。然而也只有對洪年先生，因為洪年先生會替他照顧許多對內對外的事情，使他有充分的時間去對付自己的研究工作。——真的，他是認

真於研究工作的，雖然他老是板着臉不大和孩子們親近；可是當全校中發現了一個「頑劣兒童」的時候，他就要把那個孩子叫到自己房間裏，關上了房門，費去了半天時間，去「完成」一個「實驗」。

半年，一年……校長先生可沒有厭倦過；他常有新的「方法」發現。這是他最高興的時候；他居然不等對方開口，就用興奮的口吻說下去了：

「唔，鄭先生，你坐呀！」說話中帶着笑音：「這學期可真沒有白過真的，對『替代法』我已經有進一步的解釋！而且，我實驗過你，鄭先生，要聽我的實驗報告嗎？」微笑着用探詢的眼光注視着對方。

可是洪年先生像全沒有注意似的，一雙眼睛只是直視着天花板。校長先生的話可就沒有辦法接下去；這是感到痛心的事，自己心愛的結晶，竟沒有人要欣賞！於是只能應用他的老辦法，用沉默來維持時間了。

例外的，這相對默默坐竟超越了十分鐘。

在十分鐘以後，洪年先生才深深嘆了一口氣。

校長先生感到有點奇怪，洪年先生嘆氣的機會一向是沒有的。於是只好再度的先開口了：

「爲什麼呢？有什麼心事呢？」

「心裏煩得很！」——又沒有了下文。

校長先生再也想不出適當的話。「嘆氣」爲了「心煩」，還有什麼呢！他根本不想探究什麼下文，可是又不得不有急於要知道下文的表情不可！他立了起來，搓着手在房間踱着，表示在研究對方心煩的原因。他的耳朵在聽着窗外麻雀鼓噪的聲音，腦子裏却在迴旋着「替代法」進一步的解釋。

在洪年先生也非常知道「戲」還得由自己接下去「唱」的；這一個「停頓」原是事前決定的計劃。到了適當時候，當然由洪年先生說了：

「校長，坐下來吧，」是很認真地：「事情總得對你說的——只有這短短的兩個星



期寒假！」

說話有些摸不清頭腦。「替代法」却真的被洪年先生這幾句話「替代」了。於是只好靜靜地坐到了椅子裏。」

「聽我說，」洪年先生沉着的繼續下去：「我得到一個朋友傳來的消息，」這裏又頓了一下，「縣裏對你不大滿意……」

「怎麼……」校長的笑容一下子收斂了。

洪年先生用快刀斬亂麻的技術，直截的說：「是的，縣裏有更動校長的意思！」

校長的臉色一陣泛白，可以看到嘴唇在顫抖，要說些什麼然而說不出來。經過了這麼一分鐘，才發出低微到幾乎聽不清楚的三個字：

「真的嗎……？」

「不會是假的，爲此心裏真煩得要命！」下面是一聲深長的嘆息。

什麼都完了！正像一棵小樹培植到快要結果的時候，碰到一個斫樹的人，又不偏不

倚的正斫中了這一棵！在校長的確並沒有擔憂自己以及一家的生活問題，他們家裏很可以舒服的生活着。在這麼時代裏，他實在不必出來做什麼事。他所認為最痛心的，就是自己的「實驗」

「完了！我的實驗！」他雙手捧住了自己的面孔。

突然，一下子從椅子裏跳了起來，鐵青了臉色，握緊了拳頭，眼睛裏似乎要冒出火來的樣子說「不成！不成！爲了我的『實驗』，我得和他們拚命去！老鄭，你說，誰來奪了我的位置？」

「沒有誰來奪你！」洪年先生幾乎要笑出來，但始終忍住了，更冷靜更沉着的說：「然而，據說縣裏要委任我來繼續！」

心頭有些兒迷糊；握緊的拳頭放鬆了，全身消失了力氣。在短短的一分鐘裏，至少消失了一半的知覺。忽然，他像孩子一般的拍起手來。一串長笑之後，拉住了洪年先生的手臂，懇切而又興奮的說：

「是你老兄來繼續，好極！好極！這還不是一樣嗎？老鄭，你可憐你老朋友的『實驗』，你趕快去活動！一定要活動到手千萬不要讓人家奪去！好嗎？好嗎？答應我！快！」

洪年先生簡直有些莫明其妙了！這是太意外的事！於是只能含糊地說：

「這怎麼成呢！即使真的委了我，我也預備去辭謝的。我們是老朋友呀……」

不等洪年先生的話說完，校長先生已經急得蹬着足說：

「怎麼你要辭你？一定要破壞我的『實驗』嗎？你真的一點不可憐你的老朋友嗎？」

你……你……」指頭幾乎點到洪年先生的鼻尖上。

「爲什麼呢？」洪年先生委實有點奇怪。

「不爲什麼，你做你的校長。我關起門來研究我！只要借你的一間房間，借你的學生做『實驗』！這不是很好嗎？」

洪年先生才恍然的明白起來，心裏有點兒隱隱作痛；然而他倒底微笑着點了點頭，滿足了朋友的希望。

就是這麼着，洪年先生心頭的煩惱已經減去了一半；他望着窗外樹梢的幾隻麻雀的跳躍，一縷從雲層裏偷露出來的陽光，他感到了冬天裏特有的生趣。這特有的生的趣味，給洪年先生一個人佔有去了。

可是，洪年先生沒有讓自己的微笑停留得太久，緊蹙的眉尖才是現在最需要的。他要把自己的所謂「不如意」在眉尖上顯露出來，這該比說話的成效還大。

於是洪年先生緊蹙了眉尖一聲不響地默坐着。好在對方也是不歡喜什麼「空話」的。照此刻對方的神情估計起來，也許腦力早已集中在「替代法」的每一點解釋上了。門外起了一陣熟悉的腳步聲，麗君先生匆匆忙忙的找了進來。一定有了什麼緊要的事；因為麗君先生平素不願意進這間屋子的。

麗君先生手裏拿着一封信。只向校長先生點了一點頭，就把信給洪年先生，一邊說：「你看！」

信是克昌先生從鄉下寄來的。克昌先生自從休業式那天從榮芳家裏回到校裏之

後，身體確實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真像半年來積壓着的憂慮和辛勞一旦爆發了似的。因此下一天的回到十里外的家裏，只能打破了徒步的常例，雇了一隻划船。

一到家就睡倒了。一星期來病勢雖然沒有什麼變化，然而也沒有一點起色。在非常焦慮之中一天一天地挨着日子。他當然沒有閒錢來醫治這老病，何況學期終了又沒有一點剩餘的薪水；年關還不知怎樣度過，對於醫病更不必想起。然而第六天的晚上他的妻子偶然說起：「你這樣病下去，下學期怎麼教書呢？」這一句話，簡直像一張死刑的判決書，一陣恐怖襲上了克昌先生的心頭，眼前立刻展現了一副淒厲的圖畫：一隻破廟的角落，一堆破敗的棉絮，一個污垢的鐵罐，幾束零亂的稻草，兩個慘呼號啕的孩子，一個面黃肌瘦的妻子；在中間，橫倒着一個垂死的病人——那，那就是自己！

克昌先生全身起了顫抖；用着全身的力氣支持起自己的身子。他要跨下床來，他嘴裏喊着：「我沒有生病！我沒有生病！」然而他終究倒在床腳下了。

在一聲長嘆之後，兩行熱淚掛到了口邊。

於是克昌先生急於要醫病了。他要妻子揀住了自己的半身，就在床沿上寫了一封  
信給他的兩個好朋友。

朋友應該幫這一個忙的。可是麗君先生身邊所有的一點錢正在準備着自己一個  
很重要的用途，他真有難於支配的苦衷。他原也不是有產業的人家，不像洪年先生家裏  
還有幾十畝肥田，更沒有校長先生家裏的那麼大的舖子。只因爲平常祇要顧全自己一  
個人的生活，所以從沒有把鈔票看做了不起的東西。他從沒有想到鈔票竟會把克昌先  
生磨折到這個地步！

麗君先生等洪年先生把信看完之後，憂慮着說：

「你看怎麼好？——總得替他想點辦法！」

洪年先生緊蹙着眉尖一下子更緊了。他看了看着急的麗君先生，再看了看校長  
——校長還是那樣默然地坐着。

「我說，這樁事情還得請校長幫忙。」洪年先生低幽地說。

「什麼事？」校長瞪着眼睛：「我還一點也沒有知道呢！」

「克昌先生病得不輕，他要一點錢看病。」

校長先生沉默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好吧，送一千元去……再多我也困難。」

大家沒有了話。麗君先生認爲這一個問題暫時得到了解決，他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上去。那就是在計劃慧芳告訴他的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自從慧芳給了他以後藏在心底已經有六天了，自己的考慮已經得到結論——其實也用不到什麼考慮，聽到了「辦法」立刻就決定的。他只是在計劃這「辦法」的實行，他要找洪年先生談一次話，六天來却沒有給他一個機會。短短的寒假已去了一半，他的焦慮也不下於克昌先生的患病！

而洪年先生的思慮却還集中在克昌先生身上。一千元夠得了什麼，以後的問題正多，而且一定會落到自己頭上，而且……

於是，洪年先生顧到克昌先生的身體，——簡直就是顧到克昌先生的生命，他來了

一個提議：

「我說，克昌先生的病，完全是過於辛勞的緣故。我們都是他的好朋友，我們應該勸他休息！」洪年先生用了演說的姿態，莊嚴慷慨地說。「他不能再教下去，我們一定不許他再教書！讓他修養半年，恢復他的健康！校長，你的意思是怎麼樣？」

「哦！不錯。」校長點了點頭。

「而且，」洪年先生又接了下去：「他沒有精神可以教書，上學期就是如此。我們爲了孩子的學業，也不能讓他再教下去！」

校長沒有話。麗君先生却被這幾句話打斷了自己的思路。他覺得洪年先生一定忘記了「生活」兩個字了！他現在不比在榮芳的家裏，一句話也不肯多說；這裏，榮芳又不在了身邊，他可以爽快地說上幾句。雖然他自己也知道要把腦子裏的意思完全說出來也是一樁不容易的事。

「我說，話是不錯；然而克兄一家的生活怎麼樣？你，老鄭，你，老……」



「我沒有忘記！」洪年先生爽利地說。「然而不幸而拖累死了，一家的生活又怎麼樣？因此，我認爲這樣勉強拖累下去總不是辦法！」

經洪年先生這麼一說，大家真的覺得「總不是辦法！」

洪年先生也暫時沒有話，因此大家侵入了沉思裏。

麻雀在窗外鼓噪着，幽靜中又帶着煩厭。

隔了總有三分鐘，洪年先生才算在一聲嘆氣之後開口了：

「唉！克兄也真是太可憐了！大家是朋友，多少總得幫一點——忙。」他用眼光向面前的兩位朋友一瞥：「要他休息當然沒有疑問，在休息的半年中，我們在座的三個人都給他一點經濟的幫助，盡一點良心上的責任。——怎麼樣？」

校長還是沒有話。麗君先生心裏似乎有一點不痛快，却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劃不出過多的心情去對付這樁事情。於是就決定，由校長先生寫信給克昌先生，除了勸慰他好好兒養病之外，並且請他作一個長期的休息。在未後才拖一句朋友們一定儘可能幫

助他一點經濟。又寫上了幾句請他安心等話。在寫好了之後，洪年先生一定要校長加上一個附註：

「決不是解職；暫時由校方找一們人代理。一等身體復原，再請幫忙。」

事情就這樣解決了，麻雀的鼓噪，原是一曲美妙的音樂。兩個人一同離開了校長的屋子，洪年先生急於要回到自己房間裏去寫信，因為要通知一個人來繼續克昌先生的課務。他不願意找什麼「朋友」來，「朋友」會給他麻煩。

洪年先生的脚步移動得很快，然而跟在後面的麗君先生也一步不肯放鬆，幾乎像競走，洪年先生覺得有些好笑。

麗君先生要找一個靜僻一些的地方和洪年先生談一個問題。於是都到了房間裏。房間裏的確靜靜的，——其實整個學校裏都已經到了靜靜的時候。不過麗君先生總覺得最靜的地方還是自己的房間。把窗門一關，簡直連風兒也偷聽不到他們的談話。克昌先生的床鋪帳門低垂着，床前還放着一雙拖鞋，似乎克昌先生還睡在裏面。他

的座位上積了薄薄一層灰塵，那本「柳公權」很認真地呆呆地站在桌子的一角。這些都分不散他們兩個人的注意力，「回憶」在他們眼前失掉了效用。

他倆面對面的坐上了案頭，好像要談判一件什麼大事似的。大家都非常沉着——  
洪年先生在等待麗君先生的話。

麗君先生用兩手托住了下顎說：

「老鄭，下學期我也要走了！」

「走了？」洪年先生似乎奇怪起來：「爲什麼？」

「我們是好朋友，當然可以完全告訴你。」麗君先生的話是這樣說了出來，而且也早已決定了；他還希望和洪年先生一起計劃一下的。可是，說了一句，下面的話又有些啞啞地說不出口來。

總算鼓足了勇氣，也紅着臉兒，才吞吞吐吐地說：

「老鄭，你總可以知道：我留在這裏，事情不會進一步的成功……因此……慧對我

說，要我到上海去，她也到上海讀書……」

「哈哈」洪年先生用手在桌子上一拍，身子也跳了起來說：「你們要私奔！我去告發！」

「老鄭，老鄭，說正經！」麗君先生用哀求的口吻，要對方的說話輕一點。「我還要和你商量呢！」

洪年先生看到這「小弟弟」着急的樣子，才重新坐到了座頭，用探詢的口吻說：「靠得住嗎？她會不會也跟着你跑？」

這一點麗君先生早已考慮到了，結論是：「對自己信任的人不應該有什麼懷疑的。而且，學校已經找好，報名手續也托上海的友人辦妥。就是自己，雖然，還不一定有職業在等他，可是七分的把握是有的，他已經發出了五六封的快信。即使一時找不到事做，他也打算在一家近親的家裏暫時逗留一下，替表姊妹補習一點功課，總可以吃口苦飯。他原有一顆不能動搖的決心，爲了她，可以犧牲一切！」

麗君先生所以要找洪年先生商量的，就只有一點：

「喂，老鄭，你在這裏，比較方便，待我先走了以後，你替我……替我在她面前『打汽』好嗎？……免得又要變卦。」

「你既然已經這樣決定，洪年先生也正經地說了：『我知道也不能挽回了。』打汽』一點，當然盡力。不過，』停頓了一下，才提供了一點意見：『你一定得帶了榮芳先去，才可以堅定一點她的心。這一點公開於她母親前，她母親一定會答應。』

真是——好辦法！麗君先生感激地看了洪年先生一眼。他根本不去想萬一找不到事情之後，該是一個怎樣的麻煩。

洪年先生真是盡力的，更答應了這件事由他去向榮芳的母親辦交涉。不過最後洪年先生却感慨地說：

「唉，你們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真是有些……」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麗君先生微笑着說，心中充滿了希望和興奮。

事情很順利，三天以後，麗君先生帶了笨笨離開了這個小鎮。在臨走前一天，特地到十里外去看一次克昌先生。克昌先生還是躺在床。十天不見，瘦削得幾乎認不出來。克昌先生竟沒有提起接到校長先生解職信的那回事。只是對着老朋友流淚。麗君先生也不想告訴他什麼，勸慰了幾句就預備走了，當告別的時候，克昌先生忽然忍住了眼淚，拉住了麗君先生的手說：

「慧小姐好嗎？我覺得你要好好兒注意一下，不要太信任了朋友！」

故事到這裏是完了。以後怎樣呢？慧小姐會不會跟着麗君先生到上海呢？聰明的讀者一定會知道的。

## 後記

這一個小集子既然有了出版的機會，對這幾篇不成樣的小文也有說上幾句話的必要，於是就寫了這篇後記。

這裏收集着六篇小文，嚴格的說，沒有一篇是自己或別人所能滿意的。好在自己正在學習寫作，讓人家指出一點「毛病」，作為日後寫作時的一點激勵和指南，多少對自已有些兒益處。至於虛耗了讀者寶貴的時間和金錢，就只能在此先行道歉。

六篇小文寫作的時期是兩個迷霧，一顆圖章和飛機，是最近半年中發表在文藝春秋上的；另三篇都是過去的舊作，至少都是兩年之前的東西，雖然散席一篇還是去年年底發表在萬象上，但寫作的時期也遠在兩年前了。效果一篇，記得還是發表在一張報紙的附刊名淺草上的，而復活記得是發表在一本壽命很短的雜誌新文藝上的。

所以要用迷霧作爲這本小集子的名字，並不在內容的好壞和個人的喜憎，而是因爲這一篇比較地長了一點，差不多要佔據這小集子一半分量的緣故。

現在，想在這裏憑着個人的主觀，對這六篇不成樣的小文作一個簡單的說明和介紹，藉此想和讀者諸君握一握手——作爲友誼研討的先聲。

先說迷霧，這是一個戀愛故事，可是自己缺少戀愛的經驗，那些戀愛時微妙的心理，實在非常隔膜。因此要想嚐嚐戀愛甜味的讀者，一定會大失所望，這也許是作者失敗的一點。

我很想注意人物個性的刻劃：對男主人公麗君，我所描寫的是一個天真的大孩子，信任人家像信任自己一樣，沒有了解人與人之間的一切交接的手段。他對戀愛的失敗當然是應該的。和他相反的正是洪年，他世故地應付着環境，爲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犧牲了朋友，因此在事業上戀愛上都奏了凱旋。這樣的人，在我短短的十多年社會經驗中，碰到得真是太多了。其他像爲生活所苦的克昌，一味醉心於教育研究的校長先生，頗具



虛榮而喜動的女主角慧女士等等，都在洪年的略施小技中屈服了。我有意地把這幾個不同個性的人物集在一篇小說裏，而且很想使他們成爲典型人物；可惜本身寫作的技巧不夠，都只一點浮雕而沒有深入。這是作者失敗的第二點。

第三點，應該說到故事性不夠。因爲作者太注意於人物的刻劃，對於故事的安排和進行顯得非常忽略了。所以讀者假使要求離奇曲折，一定也會失望的。

再說一顆圖章，作者想表現的是父代的希望經不起時代的打擊而終至破滅，讓純潔無瑕的子代去找尋和創造新的希望。作者有這個企圖，但不知給予讀者的印象是如何。我會努力注意於父代「老東家」的個性發展，同時也注意子代小呆的純樸無邪的心理，雖然這兩個人物活躍在作者的眼底已經有若干時日，然而一落到紙上還是不能十分一凸出，無疑的又是失敗了。

第三該說飛機了，看過的朋友都說這一篇是六篇中最壞的一篇，然而正是作者自己最喜愛的一篇。寫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心理轉變——由個人的英雄主義的性格

轉變到認識集體工作的意義而熱愛團體的孩子。同時想表現出成人教育孩子決沒有孩子教育孩子的力量大也！許因為字數太少，因而影響到發展的不自然，這是真的。可是我愛這樣的孩子，因此也偏愛這一篇文字了。

第四就說散席，這篇是寫一個貧病交迫的教員，在友情如水的環境中的哀愁。還記得那時作者正臥病×城校中，也正像文中主人翁克義先生一樣，身受了多少冷言冷語；於是在病稍痊可時，就完成了此文，藉此也算一吐冤氣。但現在想想，也真太覺無聊了！爲了留個紀念，也就收在這裏。

第五說到復活，那是和散席同一型的文字。一個有良心的教員不能在現在的教育環境中工作，市儈式的辦學者容納不下真想從事教育的人。同時，我想寫一個沒有社會經驗的人會被這社會吞噬的。好在這些正是所謂青年，他們在某一覺悟之後一定會「復活」的。

最後就說到本集中最短的一寫效果，那是本集中似乎最富於生趣的一篇。主人翁

正是一個有熱情的年青人，他從事於戲劇工作而忘記了本身的一切——連病也被熱情克服了。當時作者正和一羣從事戲劇工作的青年常聚一處，眼見他們爲劇運而勞心勞力，實在非常感動，所以就完成了這篇。想寄一點希望於劇運，也想寄一些希望於這些年青人，所以到本文最後，熱愛兒子的母親，也被兒子的熱情感動而克服自己的自私和偏見了。

六篇都不是像樣的東西，也許正是一個剛剛學步的孩子，可笑的地方一定很多，「成人」們看見之後，希望不要僅是一笑了之，扶持他，指導他，讓他的步子一天天穩健起來。學步的孩子最有向前學習的決心的！有一天他會跨出比較像樣的步子。

作者這樣希望着。

最後，謹以本集紀念八年中已經永別的許多朋友們。朋友們，安息吧！……

三十四年七月司徒宗記